

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志六

集部中

別集下

明下

國朝

思問集

紀遇集

千頃堂書目

明張純撰

東鄉集一冊

臨東私錄千頃堂書目

明張純撰

項喬序東鄉集者予友滄江張純氏令東鄉

爲盜官其土者雖能吏日不暇給張子以六事治民獲
上乃有餘力及翰墨如此可不謂難得耶初正德癸酉
予與張子及玄谷周子感借邑之諸生二百餘輩進試
於提學徐公蕃徐已擢予三人温庠矣時教諭張先生
邦彘特請改入永嘉縣庠既而予以己卯周以乙酉張
以戊子相繼登科人遂稱教諭真有鑑衡者願予資地

視二子頗後而登科登第視二子獨先周不祿張亦不
第甲科子幸獨躋臚仕予文未瘖於煩障則又酷似施丁解
左傳若今集張子之文不礙於煩障則又酷似施丁解
牛遇大窾卻而游刃自有餘地者要皆發自情性因緣
職守團繫理法而不爲徒作者予愧矣予愧矣嘉靖己
酉予由東廣參議將副憲河南而張子由東鄉入覲選
近於蘇聯舟賦詩至淮安分袂未幾子乃以任即王人
驟坐詔獄死且不測張徬徨追逐觸景傷情如集中過
天津有感東昌遠望徐州感懷七首實皆爲予發也張
以予子文言室其女手錄一册教之予適又由河南陞
東廣參政抵家披對前作不覺涕泣沾衣深幸天王之
聖明乃獲得見此集也因令予子梓之且以見張子之
饒爲東鄉令而不爲徒作有如此者雖然抑有本也張
子羅山閣老愛姪也羅老炙手可熱之時渠無獻子之
家不少作風波於今世宜冰炭榮不入其胸中縛然割
雞於牛刀游情於翰墨也因併序之見張子非獨能文
之士云

鶴泉集八卷

文瑞樓書目千頃堂
書目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健撰

孫昭序今之學士大夫渴嘗不貴夫吐辭

本君子無取焉若夫剽竊前人之糟粕以自矜飾究其胸中性然無所得則又其最下者耳吾友鶴泉王子雅工文辭興至卽懸輒苦思終日不出戶雖甚寒暑不廢其爲儀制時薦紳中爭邀致其著作至不能辭避自是雖有不廢蓋其性固有所不厭也然卒以是知名爲海內聞人雖然鶴泉豈徒爲文人者哉今其文具載集中篇各異趣人各殊贈總其大旨率不說於聖人曾與子辨論良知往復至再時時特出新見其於陽明先生之學多所發明其作爲詩歌音節瀟灑亮渾然成一家言進之徐迪功何大復之場當不多讓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若鶴泉者謂之達本者非耶今其亡之七年子每悼念之不置數數形於夢寐今刪次其總序爲八卷屬方伯蔡山鄭君刻之成歸其本於乃嗣祜祐二子二子泣再拜曰辱先生不寡於先人甚大惠也非先人意將若之何子曰唯唯否否第藏之家塾以識予不忘之忱仍以備史乘續吾國乾道之絕學者采焉時嘉靖丙辰冬十一月候一元序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詎不信哉或乃曠歲齊軌異地合符神者尸之而不知其所以

然嘉靖丙辰余受官之梁道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
泉王先生之集感而歎獻者久之曰嗟乎志士哉夫事
未有不竟其志者也故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髫
時從先大人留都已聞宗伯歐濱翁有令于其季卽鶴
泉子也后六年則鶴泉子果以易學冠畿甸士又十年
試春官對大廷咸上第而余未學亦獲茹連爲同年小
友時從通家大人縱譚六藝揚推今古上下周秦漢魏
江左李唐之際間請王子所安乃王子則默愛好梁人
空同先生之撰每爲余言史遷杜甫而下最高者空同
子空同子今之遷甫也其意津津然嚮慕範矧之然鶴
泉子故清羸日疲精於揣摩步趨之閒靡間寒暑晝夜
其爲人潔廉好修期爲無詬訾人士無賢愚雅俗汲汲
與交歡一時被容接者或稱鶴泉子當今金玉追琢君
子也以故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疾以卒
余竊嗟傷之夫士絕甘忍苦內支柴欄怵心焦思壹志
墳典豈不欲附離青雲厲足藝文之圃聲施不朽哉而
今轉眄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子崛起海澨
不安一曲慨然思企中州之豪迺其述造溫醇整潔矩
矱自命亦旣入室空同胥如其志矣今沒則未有表著
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由路蓋後七年而直侍

御公按梁集卒刻於梁敘傳之者又梁人賢豪搢紳也
斯殆亦有神感哉令逝者有知吾知其地下得遊空同
相樂矣雖然鶴泉于非獨文也觀其與侍御公書交相
勗以良知之學將師陽明迺象山之業夫雕蟲篆刻又
假之年克見其止則庶幾哉大人之志斯重可悲也
曷足稱於聖儒之門哉尋其言以求其志斯重可悲也
已蓋延州心許帶千金於邱墓巨卿寐感駐旆於素
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之刻也以敦故存友與
厲世風不其邵乎因卒業三歎而爲之序二谷山人撰
也子何忍讀之而又何忍而不讀之鶴泉子子爲莫逆
交自少有文名每與予論古文辭鑿鑿乎以史漢爲的
若詩則惟宗盛唐餘非所向視當世作者自李空同
何大復康對山徐迪功數子之外一不入目惜乎天靳
之年未見其止而所遺僅若斯亦可以傳矣予同年侍
御斗城孫子爲刻諸洛中予愧心藏焉而未暇者若夫
風流蘊藉傾動一時卽雖酸鹹異視者罔不一見醉心
樂有薰滌則又論世者之所共屬也君子曰斯文也其
有德之言乎督學函峯阮公特進之鄉賢聞者謂足以
風世乃其伯子工部郎中白君則尤儻儻素有高誼

詩若文率可傳人稱爲二難其二子嘉禎嘉祐又皆純
純雅飭敏而能文考祥者謂文定公之有後人昔孔北
海寘虎賁於座右尙謂蔡中郎之不亡矧珠玉纍纍出
自胸臆者乎秋聲瑟瑟夜光溶溶展卷兀坐爲之潛然
出涕者久之嘉靖己未秋八月國朝孫鏞鳴跋右鶴
泉遺集一冊永嘉王健偉純著案孫斗城侍御序當有
八卷乃侍御按梁時所刻今佚不見茲從張小磬假得
承場王氏家譜中鈔出奏疏三首論一首表三首記贈
序二十四首跋一首傳一首碑銘五首行狀一首祭文
十首詩九十八首不過三卷之數蓋譜牒所採勢不能
多而且編排失次誤脫魯魚紛紛滿目然其文皆典則
溫潤不爲浮靡詭僻之詞古詩宗法選體近律亦可與
七子抗行雖所傳不多亦足以知金鼎之味矣至論學
恪守姚江而不至潰決志稱爲金玉君子非溢美也故
亟錄其副而藏之同治
壬申十月跋於隱泉草堂

應制錄

千頃堂書目

明王健撰

靜修子集

千頃堂書目
張文忠集

明張遜志撰父孚敬敏吾兒遜志弗祿命也生奉勅命
聞人君已編傳矣茲惟家庭紀聞內載上以選妃嬪廣
儲嗣令公明本奏請公卽於是日夜齋心忽命子姪輩
具香燭冠服束帶露禱於天遂寫疏上奏夫紀聞所錄
雖非一事以選妃嬪廣儲嗣爲極大今日聖天子嗣續
蕃衍國本永固誠
吾兒所心願也

鳴玉集一卷

天一閣書目千頃
堂書目無卷數

明張遜業撰松陽徐夢易校并序

使郢集

甌江集二卷

千頃堂
書目

明張遜業撰侯一元甌江墓表君力學自少則爲初唐

詩六朝文賦懷素行草咸酷似

自貴軒橐

乾隆府志

明項文煥撰

歸有光項思堯文集敘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敘之思

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誘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者尤少余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己兩者皆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所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考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驚鴻集

乾隆府志

明項文煥撰

按二谷山人近藁追和項爲齋曲池草堂詩六首末章下注云君有驚鴻集蓋爲齋

文煥號也

二鴈山人集

千頃堂書目

明康從理撰從理任俠能詩與曹子念爲死友子念刻

其遺詩

侯一元序二鴈山人集者詩人康君之所著也蓋鴈蕩山者吾溫名山也而南復有一鴈蕩競

爽離立而君乃生其閒庸詎偶然哉余早歲則識君余弟舜昭所雖知其長者未知其詩也已君北遊盡友當世豪俊則詩名大起而同里參知王君者尤知君君詩所稱舉火家貧恃晏君者是也君之遊雖多公卿隆隆乎而其貧乃如故不墮其守也所傾蓋輒膠漆賓館有魚而常越吟思歸不忘故也已而竟歸栖永嘉山水間而其詩益精每一篇出詩人爭傳之成嘉山君第一人方爲君多之而君乃以疾卒年五十八矣士友旣甚痛君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五

將承君於千載會有吳中曹君者詩人巨擘也正來求
君後之僅數日乃哀哭君而遂刪定其詩爲若干卷總
若干首而君之外兄少尹王君者亦詩人也相與戮力
君不朽之事蓋有遺憾乎哉吾知君之目固瞑矣瞑矣
序曰君之詩高者乃優入盛唐闕域下者亦復出流輩
是其傳無疑也乃余因君詩而上下於古今詩人之際
大率其自爲言也常合其爲人言也常離三百篇漢魏
皆自爲言者也六朝修靡則爲人之歆豔之也唐以取
士士無不爲詩而詩亦多爲律者則以人之富貴之也
蓋兩者參半焉而工拙始分矣君生於休明其取士以
經義不以詩而君乃癖詩無祿利之望以詩贄人人輻
輳歸之無不願爲君役者而君乃不以牟利竟以窮終
其身故君之於詩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快意當前其
孰不爲工而工亦安取人憐哉然則詩之本君得之矣
則宜其絕衆流而濟於岸也夫所謂永君於千載者非
名耶名儒者不近雖二氏之學亦無名欲顧君子之所
以能相徹天壤者獨心焉耳故讀君之詩則知君固窮
之心與諸君子斷金如蘭之心是爲序萬厯辛巳孟秋
陽 胡應麟詩藪康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閱壯豪麗
陽 陽 布衣之雄爲人爽朗俠烈片言可寄死生兩瑯琊

皆酷重之今尤不易得也温州經籍志曹子念名昌
先一字以新太倉人王世貞甥著有快然閣集十卷見
明詩綜及千頃堂書目其
所刊裕卿詩今未見傳本

半山藏彙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
千頃堂書目

明王叔果撰

茅坤序余同年廣東觀察王公德數稱從
兄西華並陽谷風神藻雅當於晉之王逸

少唐之白香山無以異者余竊嚮往之數獲締交云已
而西華先生沒其子盩國使君光蘊遣使函先生詩文
彙二十卷屬余序余再拜稽首而誦之殿言曰大較先
生澹宕不羣故其發爲詩歌文章之什雖第進士軒冕
仕路而其心固已冷然遊於丹山綠水紫芝瑤草之間
古所稱物外司馬是也其所首可考見者半山賦賦之
所次湛天地路日月羅巖岫珍泉石輿夫盤桓謝眺清
嘯孫登卽其中所醞釀處故其珥筆抽毫所嚮燦然夏
金石掉雲霞鏗黃鐘鳴大呂令人讀之若將入少室終
南之宮而輿角里綺季相爲揖讓其閒他雜著上下二
卷尤爲卓犖側儻可謂礪石蓬島之遠而與世之游氛
浮埃杳不相及嗟乎茲固當與日月俱遠傳之無斁者

已湯賓尹序富貴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
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
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立爭之旦暮之間於
數者偶取一焉而沈頓歲年剝刻筋力精已耗矣遑及
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
姿才廣方畧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
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富貴
所自有矣宮廬服食飲聲色之奉皆有以過人孰非
天之寵歟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
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
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
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
才美詞華剝削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
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
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
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請才
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夫
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余得以觀焉所
爲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
態非代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橐篋中曰吾無意

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爲之工乃不能不爲
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祕乃有文言深
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爲貴人其學登
第四十年居官僅八歲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
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
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
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所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
有所不盡取者君子所以行所以還造物而論後人也
光蘊跋先中憲公潛心嗜學不以寢食廢林居長年日
惟所析經傳旁及諸史簡端札記類以赫躡積之累帙
矣所爲詩若文出於酬應紀遇投彙篋中未集也孤閒
請錄公曰方今作者如林藻潔啗於海內吾無意於文
何以示人哉孺子且休矣藉令假我歲月得於山中理
故業或稍次而藏之可也卒未得閒而公謝世孤
發遺篋視之然不能讀既而嗾然思曰前彙存者多補
綴日且脫落久之能無逸乎深以懼乃手鈔得賦二首
凡二百四十首按歲編不爲類文二百首次以類合之
聚精遊神於茲山也集成將歸之山中藏室因題曰牛
山藏彙夫韋公之經傳於玄成楊氏之學世於長孺孤

蹇淺寡味愧紹家聞感竹素之存而抱蓼莪之憾何忍於校錄哉惟公學行不詭先民藉手是編以之丐言於名家庶以識羹牆不朽云爾

西行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一作西行彙無卷數

斗城集

明孫昭撰

編茗集

千頃堂書目

明黃一鵬撰一鵬字文振號南華處士鍾子嘉靖庚子

舉人武靈令

侯一元序編茗集若干卷南華黃子之所製也黃子自其爲諸生時卽以詩翰擅名

吾郡已迺用明經擢第爲令江西以儒飾吏詩故不廢也頃之謝事歸益昌其詩又雅好奕則日與其里之詩人奕者爲橘中之會靡會而不詩故其詩益多且黃子自少鵲起從鼓篋擢桂牽絲解龜名與實馳桴答景隨人之以詩翰來請者踵相接黃子酬之無倦色其爲人穎而實其屬意專確而綿密其爲詩也類其爲人六義

駢列綺語閒發意在詞先不爲虛綴余嘗評其詩如入
岐幽之墟所見皆蠶絲玉粒又如陟崑丘遊琪圃步
蹠寶而希世之寶往往而有余日方熒之應接不暇而
黃子顧搗其謙俾差擇之詩不云乎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辭謝不獲則爲敘而傳之曰余適於今黃子之詩而
益徵夫道術之一也夫人不能無思思不能無言詩則
言之精者也古之舉以詩賦則言揚也自變而經義以
來士慮以詩賦妨工常輟不爲而射詩者卽往往荒於
舉業蓋二業相誦久矣至黃子而兼爲之然黃子卒不
廢其明經擢第爲吏而政埤焉莫令劇也類以簿牒之
治否耳何暇及詩而黃子居官時嘯咏習池峴山之
風黃子優爲之內亦不廢爲良吏宦成來歸則或衰於
氣怠於志黃子內則灌園樹藝外則應事酬物暇則飲
博歌呼是其於詩也宜不暇而其多且精迺如是卽閉
門覃思者有不逮也而黃子亦不廢其樹藝酬應飲博
歡呼夫左畫方而右畫圓人所不能也而黃子常兼能
之何哉誠以其實也譬之水焉惟其實有是源也故漢
之則爲泉流之則爲川止之則爲沼匯之則爲澤疏而
引之則爲溝洫奚所不可哉故道一而已矣道術之裂
也人之自裂之詩之亡也人自亡之而詩道自若也是故

觀於黃子之詩者觀其實焉可也周天錫跋已丑之
春鄰人有以殘書數種來先生編茗集方知有刻本云今
鈔本也已從錫擔中得先生編茗集先哲之遺逸者乃以
九月先生之聞孫卓知余采輯鄉先哲之遺逸者乃以
先生藏藁見示蓋與余曩所得鈔本原一帙而兩分之
第不知何緣散失耳卷中字法端楷塗乙改竄者再先
輩用心精細如此因以歸之簡編如昨手澤猶新璧合
珠聯似有神物擁護者黃氏子孫永寶哉辛丑十月
玉介園存藁二十卷千頃堂書目作玉介園集明史藝文
明王叔杲撰門人李化龍序詩緣情之物也三百篇尙
於陶韋則以其情之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二公者並
然引去蘇州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二公者並
有糠粃世塵芥視六合之致即今抽黃對白之士與之
分曹而奏雕龍繡虎亦自斐然乃若抒性真而洩道要
求一言之幾於二公曷可得也以觀於今之作者吾師
賜谷王公其庶幾乎公自幼時舉於鄉卽刻意詞賦不
上南宮既久之乃成進士爲夏官郎二千石厯外臺參
行省一日致其仕而去嘯咏於水石花竹之間意恬如

也余少爲諸生以舉子業從公天雄郡齋見其一日之
間三時酬應三時燕閒每坐晚香堂中蒔菊澆竹嘯傲
其旁或引三五童冠授經講業一咏一觴蕭然自遠以
爲常旣遷去不久竟挂冠歸由是觀之公之用情固自
加常人一等矣今觀其詩長言短韻殊其體行役林居
殊其時乃清曠閒適脫然於埃壚之外洩道要而抒性
真比於彭澤蘇州有過之無不及也語曰詩可以觀不
其信與雖然二公獨韻致勝耳功業無聞焉公守吾郡
察吏安民興賢造土種種績效至今在閭閻之口其後
於災於閩治兵參藩所至有聲藉甚士林大業未竟人
尚惜之於今徜徉林壑行年八十猶有嬰兒之色具三
立備五福有古今詞人所不敢望者何論陶章乃益知
公之所爲不朽大矣公有文若干卷淵源理學高雅如
其詩并集之題曰玉介園存橐同門魏懋忠氏屬余校
刻輒爲識其大都如此庶幾後之覽者得以論其世云
萬厯己亥春仲 門人魏允貞序 陽谷先生以詩文起
歐東若曰玉介園存橐則先生自命云先生庚午辛未
間守吾郡其治行如漢良二千石載在口碑今廿餘年
矣復獲讀先生存橐其詩與遠而逸調古而雅泉石花
木居其大半卽懷鄉贈友諸篇亦灑灑乎招隱之高致

崇德之彝訓也其爲文則尤根據體要雖應酬移檄之作罔不真切正大使人讀之忘倦謂可比美歐蘇以視侈華而闖浮者霄壤矣夫先生治行在郡行誼在鄉而詩文復如此三不朽不全得之乎貞兄弟從先生久卽智不足以知先生亦不至阿其所好因序而傳之百序余弱齡好吟甫弱冠與兄姪輩讀書山中故多山中之作時方治經生業惟對景適興不暇求工也及壯游金陵與一時作者相賡咏始稍稍屬意故橐中惟金陵諸作稍可觀既濫仕籍宰邑治郡日與俗吏對則又悉置去矣閒於游覽答贈輒復一作積數十年所存詩文橐成數帙治兵吳中時王長公元善爲序之欲余付梓余恐貽笑大方收之一篋置書室中甲午除夕值回祿倉皇不及持出悉付煨燼一僕少掌書記閒以所草詩橐蓄之家偶檢得之兒輩復纂寫成帙僅存十之二三曩余守魏博時與南樂魏氏諸昆投文字知今長君中丞撫晉陽以所刻詩草并仲子詩見寄且索余遺橐曰子雲太立可能付侯邑否余重違中丞雅意命兒輩錄寄覽之僅可覆醬瓿耳萬麻丙申秋日書 子光美書後先參知公爲諸生時估伯叔西華公讀書大羅山中討論之暇不廢咏歌洞壑探奇填篋迭奏稍稍累成卷

及成進士歷數仕路者若干年而撰結日積始令吳中
入爲武部郎出守魏博所至輿學羣俊彥而躬課其藝
文公餘則與客吟嘯忘其身之在官也及治兵三吳時
牘檄旁午公左右籌畫綽有游刃時拉高勝之士品泉
鬪芳命賜探韻江左傳爲美談無何以議漕事迂當路
意遂飄然投傳歸公素志山水日惟徜徉華蓋陽湖園
墅閒與二三知契攬勝賦詩餘二十稔懷況不減疇昔
蓋公夙抱經濟畧恒不勝其高蹈冲夷之趣而意旨所
屬率本之自得而歸之實用故於文辭不事菁藻乃當
代宗匠亦或許爲一家言萬厯歲不肖孤美懼其久而
逸也乃次爲集詩以歲編文曰敘曰記曰傳曰尺牘曰
志銘誄辭曰雜著類凡如干卷往乞弇山王先生爲之
序因請公欲錄之公笑曰是予敝帚無足當作者盍已
諸尋不戒盡付煨燼越六年公春秋八十有四矣不肖
復從掌記檢收遺槧得十之四五復請於公公首領曰
無已則付之梓人以藏家塾可耳輯未成而公邁疾捐
館賓客於乎痛忍言哉痛忍言哉孤椎魯寡昧無足以
光融先德書不云乎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是則孤之
罪也用是大懼乃於苦次茹哀棧葺始就布裘敢
飲淚敬書諸末簡萬厯二十九年辛丑秋日書

芸窗雜著

東甌詩存

明朱玉撰玉宇必聘嘉靖乙卯舉人太平令

賓陽橐

乾隆府志

明朱體信撰

宜陽四六 東越手柬

千頃堂書目

明張鳴鸞撰

鉤元集

東甌詩存乾隆府志鉤作鈞誤

明張鳴鶴撰鳴鶴字仲皋純仲子嘉靖例貢任淇縣丞

橐城橐

乾隆府志

明朱廷謚撰

青山集

東甌詩存

明婁恪撰嘉靖歲貢太倉州訓導

簡淡集

乾隆府志

明王應辰撰

正情集三卷

千頃堂書目

明王應辰撰乾隆府志 中紀逸王貢士所著正情集古樸雅素但邊幅稍窘諸名詩家甚重之

門庭蕭寂有名士風

浦東集

千頃堂書目

明王一夔撰

雍正通志 乾隆縣志並題王一鵬誤

歸田橐

見聞襍著二谷山人近橐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十一

明戴賞撰

方樓彙橐

千頃堂書目

明虞世暘撰

撫松集

千頃堂書目

明王價撰

古山集

乾隆府志

明陳珙撰

紫芝館集

東甌詩存

明劉懋功撰

慎江詩類邵少文曰劉揮使懋功字忠父恥列武弁寄棕藝苑才頗老蒼古體歌行

矯勁

有氣

歷池集

雲山集

乾隆府志

明洪孝先撰

操舟橐一卷

東甌詩存橐作集今從天一閣書目

明洪孝先撰樵國曹昌先校

甲乙橐

東甌詩存

明洪孝先撰

李維楨洪從周詩序不佞初舉進士則張文忠已爲少保方有登等之寵而獨永嘉

山人洪從周自文忠官太史時相善分庭抗禮饒狂奴故態其時四明余丙仲沈肩吾兩人皆太史與從周倡和嚴重之而不佞以肩吾同館故得從從周遊從周出其詩視不佞不佞曠曠莫知其美也而其里人康裕卿者亦山人負意氣長安學士甚稱其詩不佞遊裕卿較從周稍稔裕卿兄事山人莫敢雁行亡何從周還永嘉而不佞外補數年裕卿及家落子復不佞已文忠沒丙兩仲拜相至一品復沒又十餘年肩吾亦拜相不佞爲外

更二十餘年不調行年五十始衰而從周猶無恙也門
人郝仲與令永嘉屬問從周動定而從周里人後進方
子謙何無咎兩山人者又以仲與得交不佞談從周狀
具悉從周故善詩其書畫復有聲潤筆賣賦金日多家
具日饒而齒最長故時五侯七貴之交宰木都拱而少
年輩不能如裕卿事從周盡禮從周嘿嘿不自得願屬
子謙寄聲不佞為序其詩曰不幸而先朝露後世讀李
君敘者即洪生列傳也意良可悲己不佞既恨往者不
能與從周論詩而從周自還山所著詩益鮮少然其集
中於文忠父子三致意焉文忠敗而門生故吏竄姓名
絕往來甚者操戈入室而從周不為諱丙仲雖沒肩吾
顯庸未艾不附離以章聲價而崎嶇落可笑如不佞
者乃汲汲欲得其言為重此從周之所為度越時流也
其不合於少年新進固宜從周詩大氏自見其志不必
盡與今人古人合而筆耕舌織累千金產子孫修其業而
詩重緝紳聞退而筆耕舌織累千金產子孫修其業而
息之而身且幾大耋受享無替如從周者罕矣因為敘
而俾子謙歸之使後之人緣詩以知其蓋所重在彼
不在此也案李本_宣所作從周詩序未著集名不知
即操舟橐敘否也東_歐詩存載黃一鵬有讀洪霍山甲

乙稟有贈詩是霍山詩集又
有甲乙稟之目今據補錄

太玉洞齋近草十卷千頃堂書目作太玉洞齋稟今從大泌山房集

明王光蘊撰

雁山集一卷

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

武陵龍膺鴈山紀遊序永嘉山水率多名勝以王謝稱而鴈山則稱最勝云不佞將

與白鹿社諸子訂游王生季中謂不佞曰鄉丙戌歲業已借何生游甚奇且出所為記跡不佞不佞卒業信鴈山之為奇及借劉生忠父何生無咎梁生進父游而益奇季中之所為文若詩也夫天下之物有與目遇者有與神遇者神與目兩相遇而遇始奇始吾讀季中文母論氣吞雲物字挾烟霞而其拓落巒峯諸洞恍若置之几稱天窗龍湫變鸞五老及石梁靈峯諸洞恍若置之几席而成卧遊迨夫杖策捫蘿凭虛縱目則所應接不暇者悉為王生涵濡毫楮間描寫殆盡按圖選勝若左券然命酒誦季中詩如片月千峯重雲萬壑初落眩冰玉

半灑落蒼烟諸語令人神飛卒難爲和詎不稱奇哉昔
李供奉登太華謂恨不攜謝眺驚人句搔首問青天乃
吾得季中文若詩以佐勝遊神與目遇目與神遇奇矣
奇矣嘻吁山水名勝游者不知何幾而能操觚染翰爲
山靈重者十不一二觀焉乃若肆力詞章耽情丘壑右
軍康樂並剖竹東嘉而曾不於此中一託跡焉則山靈
之不遇也今鴈山得王生以張大其勝王生得鴈山以
含咀其華此又兩相遇哉益奇甚矣予游亦有紀與劉
何二生各得詩若干亦以是游爲生平一
奇王生則其嚙矢也時萬厯己丑秋日

湖上草一卷

乾隆
縣志

明王光美撰

何白序余友季中王君刊落游閒統綺之
習而勝情遠寄風藻遐鶩豈不翩翩韶令

名士哉先大參公治別業於陽湖湖光晶森雲物蕩漾
季中暇則刺艇菰蒲沿逗於烟波沙嶼之際左摩彝鼎
右披圖書焚香煮茗翛然人外望者優之趙孟堅米元
章書畫勗日吸其靈爽蕙蒨之氣發爲觚翰台音赴節
若抽儲孟諸人祕思雋響也其取境傳情清輝映發又
如攬華子岡朝水淪漪與月上下濯濯挹人清沁膚骨

余弱冠交季中時余豪於酒藉以銷其坎壈侘傺酒酣
耳熱仰天烏鳥矢口放歌纏纒累數千百不得休季中
亟規余曰子所不足非才也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所謂
屠龍不用不如履狶玉卮墜折盜竇康瓠子盍抑之以
嚴於法乎蓋其著論若此余故心折其論每被酒又復
汪洋跳盪行意自若也今鬢駸齒過壯精銷識進每諷
季中湖上詩未嘗不覺我形穉梅其少作比卜一屋渚
浦山中去陽湖僅隔一衣帶時時以琴酒相過從靈爽
幽勝竊與季中共之倡余和女或可從事於季中疇昔
之規庶幾若裴迪自附右丞取信來世不識季中爲我
僕一指否季中篇什尙多
茲湖上其一云萬厯壬寅

松鶴齋草一卷

乾隆縣志永
嘉王氏錄本

明王允美撰

吳光翰序王子季中關燕息之齋於居第
之右方細帙牙籤聯牀充棟幾與鄴侯埒

齋畔古松數株白鶴一雙境寂趣幽脩然塵外得暇卽
展卷而呻吟焉倦則徙倚流盼盤桓於松陰鶴跡間意
泊如也王子雅善詩詩凡若干卷題曰松鶴齋草持以
視余且屬余序其端序曰心惟靈機竅爲聲詩夫聲從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身古

古

竅生有待而無待者也不觀之松與鶴乎夫松亭亭秀
挺偃鬱扶疎大風撼之則波濤小風和之則笙竽夫鶴
俛而飲啄蹻蹻而舞引吭長鳴振林木而徹寥廓茲二
物非善聲者哉其籟應乎天其響因乎性因應乍息響
籟俱無吾知其然夫詩亦若是矣茲集長歌短咏大言
小言雖種種不同大都和平澹雅竅於天倪往往寫其
自得之趣而清曠絕俗瀟灑不羣冷然戛然之韻若霜
晨月夕寒松老鶴互答於空谷九皋之閒豈二者爲之
助耶夫王氏世多聞人先參知陽谷先生尤邃於著作
趨庭之訓王子之所得深矣由斯以譚其學方益進其
於詩也蓋未止也
歟時萬曆癸卯

友聲草一卷

乾隆縣志水
嘉王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屠隆序夫山響丁丁寄幽情於伐木谷馨
纏綿九地范張款款之懷況至路隔山岐望白雲而停
思目窮烟水觀落月以興悲異域傷離蘇李之詩並駕
他鄉惜別元白之詠同聲友聲草者王季中與吳翁晉
唱和之什也季中甌郡異材天藻發鴈山之秀翁晉吳

興俊物文瀾匯茗水之源高齋下榻同夢草於西堂勝
地盍簪數揚船於北渚登吹臺而懷古恍聽子晉之笙
躡太玉而采真結想容成之室池上觀荷披香風而颯
爽湖頭泛月坐空水以澄鮮或晤言齋閣流連桂醕蘭
膏或隨喜名藍徙倚松寮竹院願盼成篇競才情於七
步咄嗟得句騁捷給於八又季中則格律森和煦之以
清曠翁晉則聲華瀾亮濟之以沈雄妙矣同心之調如
奏塤篪居然敵手之碁無分主客勒石崖巖則山靈爭
寶沈碑水底則川后知珍者矣季中家有湖山之勝臺
榭甲於寰中胸藏瑰琰之奇氣韻標於物外余也十年
夢寐記■積而神交一旦參承脫形骸
而心賞願保白駒之咏再賡黃鳥之詩

舫齋草一卷

永嘉王
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 邵建章序 季中王君刻所爲詩若干篇舫
齋草其一也乃屬敘於不佞不佞烏足言
詩則第請曰夫齋奚以舫稱也季中君之言曰吾晨起
窺牖而嘯據梧而唵環堵咫尺渺然有江湖萬里之想
焉故句欄綺疏夫孰非雲鬪蘭漿之適華棖藻井夫孰
非烟汀露瀼之觀時乎梁燕交舞則檣烏彩鷁之沈浮

也時乎庭鶴相和則菱歌蓮唱之互答也俯檻猶之推
蓬步履擬於擊楫吾視地猶水視齋猶舫吾以寄吾趣
聊以名吾詩余聞之渠軒而作曰有是哉茲殆所謂陸
沈者耶不然何波及其居也徐取其詩讀之觸境而發
會意而宣峨峨洋洋豈形象之所能拘而方隅之所能
固哉蓋季中君胸次瀟灑氣度恬夷世席豐映時多暇
裕故其爲詩盡洗去牢騷抑塞之態令聆之者齒欲粲
而眉欲舒銳氣平而機心息夫固擊壤之逸響而滄浪
之餘韻也且其寄跡於齋而寓言於舫庶幾哉而
游玄同之宇已或謂竺乾氏以山河大地盡屬泡影而
豈習聞其說耶若然則齋舫一微塵是草亦綺障耳余
曰唯唯否否君不滯於齋不滯於舫而亦不滯於詩故
其言曰吾以寄吾趣聊以名吾詩而已卽如來旨則蓮
花貝葉之藏彼何獨不盡廢耶吾固知是草之當存也

白鹿社草一卷

乾隆縣志嘉王氏錄本

遊燕草一卷

王氏錄本

趨庭草一

卷

乾隆縣志

明王光美撰

赤城草一卷

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吳興吳稼澄序今春三月予過永嘉爲姨
母王夫人壽表兄季中驪然道故酒閒出
所謂赤城草者見示蓋游天台蕩兩山詩也兩山瑰
奇秀異雄於震旦天台僅有興公一賦而鴈蕩紀載缺
然卽康樂好奇當其出守永嘉伐山翦■雖石門綠嶂
小勝皆見諸標詠獨不能竟兩山之勝收之屐底置之
筆端他又何論今季中一游而兼兩山且皆有詩一何
奇也大都季中之詩才清而思幽格正而調雅居然不
失翻川家法而閒得儲章之致且性耽泉石無游閒氣
故其生平爲詩無所不工而於登臨乃有獨致夫名山
與名士兩相待者也士非搜奇探勝無以消其胸中嶽
奇磊塊之氣山非奇篇俊語無以寫其林巒洞壑奇詭
拔異之狀今域中豈乏名山乃霜蒙霧翳於荒榛斷莽
爲樵青牧豎所攀踐而不得勝侶一品目亦豈乏名士
塵心未冥才媒利祿酬獻則長臨眺則短不然亦能噪
於飛觥騰爵而工爲螭蛾挑寄調謔之語求其深情獨
住盡挾山之靈而山靈亦不惜挾其祕以畀其口吻
如季中之於天台鴈蕩者無幾也余時甫從燕歸篋中

攜有北征草季中亦亟請觀第游於酒人雖多悲歌慷慨蕭蕭易水之致而先世累仕多通好勢不能盡謝纓弁車塵飄瞥目情尙翳視季中之寓詠山水油然自足余有媿多矣余將焚茲草矣萬曆甲辰

偶然臺

温州經籍志

明王繼明撰

自敘余初學時文不能工幸叨一第輒芻狗視之若古文則絕未嘗學也已而奔馳

於外十餘年更置筆硯弗事迨壬辰丙申疊遭二人犬故前後讀禮家居幾年緣吾鄉寡籍紳文士偶有就予索贈言者則操筆一作或亦爲長牘爲奠辭爲襍說大都率意而談不蹈繩尺不務藻績每奏成一篇其橐或存或毀不復省己亥夏奉命守姑孰束裝戒行於敝篋中見存橐百餘篇汗漫殘缺艱於收拾乃擇其稍工者得十之四五念係一時神情所注不能舍遂載入行李暇時出與瑁戴生共覽戴生因請曰斯橐工弗工嚼雲弗敢言然析理揆事頗多中竅且直抒胸臆無少回護雕琢之態觀斯橐亦足以見志矣盍付之剞劂貽諸同志以資商確不亦可乎余始弗許既而笑謂曰當世作者握珠抱璞固不乏人然災木覆瓿亦不少矣苟可

用以就正吾奚必藏拙於是仍汰其無當事理者十之三四僅得如千首梓焉以其偶然作之偶然存之而偶然梓之也題曰偶然橐

鍾吾集

荆溪集

千頃堂書目

明陳鳴鳳撰東甌詩存陳鳴鳳號觀溟嘉靖歲貢授荆溪教授

雲屏樓詩

千頃堂書目

明邵倬撰東甌詩存邵倬字必明萬厯丙子舉人任金鄉教諭

識匡齋文集

千頃堂書目

明劉康祉撰康祉字以吉

劉幼安集

乾隆府志

明劉康祉撰康祉字幼安

松臺山房集

千頃堂書目

明張天麟撰

王太僕集

乾隆縣志無集名據序稱太僕王公當爲王太僕集

明王瑞梅撰李光春序夫士之能振當時垂後世者莫不由乎其識而濟之以才全之以節平居有深沈貞毅之守臨事有燭幾應變之能此蓋氣運之所鍾豈特一鄉一國之光已哉吾甌代產偉人若宋若元誌於乘者彬彬矣至明而指蓋不勝屈理學節義功業文章嶙峋接踵最後而太僕王公以起公之前顯於宋者若儒志先生倡理學於濂洛之先從祀聖廟與天壤不敵遞傳而上柱國諱聖修撰諱益大理宗朝上平寇十策亦既煌煌前史有諱淵者登明洪武三年進士亦以理學著公生爲霞岡公諱約之子世修令德當篤

降之始霞岡公已有厥祥取名瑞梅負英姿爲秀才時
輒以天下自任天啟甲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初授江
南蘇州司李吳爲十四郡首最難理賦重役煩奸富者
射其徭賦於平民貴戚家之黠奴狎客素爲民病俗好
訟譎張不可究詰公至有要津弟不法如法治之由是
勢豪咸懼服會有漕兌之役部使鹽稅藉手於公以觀
成公廉正率下漕卒母得厲里民不致稽漕兌歲
省無名費三萬山是漕里皆感服漕院勒其法於石以
承爲台尋吳淞悍卒數萬脫巾大譁當事者難之公匹
馬往諭遂散去由是才略遠振漕操撫各院皆委重焉
司李雖專刑名而錢穀諸務鮮不藉其稽核有重牘及
他郡疑難事悉屬之案蝟集公發無留行且於讞決暇
輒課士拔其尤如蔣棻時敏歸政先宋學洙丁卯分闈
取士如張士楚陶開虞張來華廷獻一時名彥多出其
門理吳五載臺剡數十薦爲臆者銜投劾歸吳之人攀
轅號泣如失怙初去思祠未久而朝廷聞其賢起公理
河閒公一以理吳者理瀛期年擢水部尋調武選上疏
陳集民心任賢良勤政事選將才練營伍修屯田厲甲
兵嚴紀律儲芻糧募士著等十一事轉職方郎凡關塞
之堅瑕士馬之強弱將吏之能否皆熟籌深計以贊大

司馬之政一有所建明至崇禎十年楚地告急以公
備兵鄖襄時張獻忠倡厥公募兵繕餉誓必殲賊賊屯
穀城乞撫公力言於理院熊文燦謂撫之權惟我操則
可不宜委其權於賊賊以撫愚我我豈可以撫自愚所
言皆洞中機宜態恚以公撓撫局公儼然曰非撓撫實
濟撫也方今楚帥左良玉能辦賊而南漳賈一選光化
周士鳳合之四面分防盡勃旅頓兵於穀之近郊示之
以能剿之勢賊懼而降然後心折不敢貳若倉卒受撫
盡助襄皆賊藪民安所容將何以善其後熊不從公預
恐事機一失必至鴟張乃復陳從征歸農解散三策又
不從公頓足曰天下事可知矣適公以太夫人訃徒跣
歸中途猶上兩院牘倦倦謂獻賊逼處心腹急宜隄防
嗟嗟當事者不能從公於共事之日尙肯從公於謝事
之後哉公歸未半載而獻忠叛矣鄖襄破矣全楚危矣
公之言不幸而應矣唐明皇早能從張曲江之說奚至
有天寶之亂哉公居廬不忘國步甲申闖變金陵擁立
以公聲震二楚擬推楚節鉞公力辭授岡寺少卿及唐
魯二藩立召以原官課浙東事例公曰此時遑問事例
惟盡我涓埃效西山木石耳迨明亡丁亥孟春上元日
公生辰先期燭家人治酒集親朋整冠裳望闕拜畢辭

家廟舉觴酬諸賓已而入內命三嗣君款客少頃不出
丞排闥進公顏色如生蓋已解所佩尺組自盡矣公二
子俱負才名長家琦飲泣苦塊間無何而卒次家琛放
浪屏跡以詩詞著卒齎志以歿今讀公茲集其所以籌
軍國之大計慮變於幾先者洵乎識之至深而濟之以
才全之以節也然則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非區區此
序之所能悉也夫

巡襄存牘

翁菴集選

明王瑞梅撰

李象坤序嗟夫予讀王太僕巡襄存牘不

使人地相值弭患淡災宜矣乃故弗遂其用扼拏糾軋
若僅以深其悲憤癘憂之志亦獨何哉後之人手其遺
編幾致憾於造物之不仁而委之於氣數乃其當日
亂之才之志亦昭然可指則其人原不虛生也生當未
造所以見其才者不過如是耳武侯不以綿竹之潰咎
漢鼎之自我而淪信國不以崖山之沈憾宋室之及躬
而滅警諸欲曙而燦長庚當霜而榮梅粵偏以甚其孤
覓皎冽之概於兩大間猗歟盛已公以崇禎丙子繇樞

曹出領荆襄兵備時獻賊方創於左鎮奔穀城乞撫當
事主其議公獨陳賊應剿與可剿狀邊滇兵八千駐襄
號生力軍公趣戰甚力弗聽公曰今撫之易耳願渠於
諸賊中推最驕者偶創而附人猶之飢鷹斷非羈縻閒物
失此不剿後必有欲剿不可得者母謂某言之晚語急
至嚙指以請卒不聽乃條解散從征歸農三款議析其
衆移鄆西曠濟地悉格不行公乃率所屬繕城守釐土
卒練鄉屯嚴保甲晝夜防蓋逆知獻之必變未幾奉
太夫人諱歸不數月荆襄告陷矣夫域中大勢北則關
隴南則襄樊其扼要如人之項脅晉之滅吳也浮漢江
而下德祐幼主亦失襄樊而國覆公以獻之就撫於襄
其墮之則天以獻授我也否則且以襄資獻故旁皇激
烈大聲疾呼詳譬曲喻而總無效於尊賸卒之獻陷荆
襄而闔亦控關隴天降二孽於南北之二阨而明之鐘
簾移矣嗟乎誰實爲之乎公之殉大節炳若星燿而襄
中力排撫獻一事僅見於遺聞編中因從嗣君緝其遺
蹟稍加詮次以語諸後異日讀是編者豈僅想像
公執持之槩而湘南一段信史亦差備於此矣

尋樂齋集

東廡詩存

明周文穎撰

二東小草

千頃堂書目乾隆府志草作彙

明周應斯撰

留垣草

乾隆府志雍正通志作留垣諫草

明陳堯言撰

溫州經籍志陳參議留省焚餘奏議類已著錄此書通志作留垣諫草乾隆府志名臣傳又作焚餘草疑留垣草與留省焚餘本係一書記載偶異耳然通志經籍門亦以留省焚餘及留垣諫草

並收今姑仍之

東事剩言一卷續草一卷

千頃堂書目

明趙士楨撰

潛蓬集

乾隆府志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三

明項守祖撰守祖字叔定

曼衍集

乾隆府志

明項守祖撰

季輿彙

乾隆府志

明項敬祖撰季輿其字喬孫爲齋子善詩賦詳何白所爲傳

山居彙

湯志

明姚虛煥撰虛煥字龍文

乾隆府志誤作張虛煥

溫州經籍志姚龍文亦何丹邱詩友汲古堂集有壽姚龍文詩下注云龍文爲壽寧侯西席是龍文嘗爲張鶴齡館客

歌宜室集

汲古堂續集

明柯榮撰何白序余少孤露年十六七輒能操筆爲詩必歸之茂情茂情者皆負絕世之姿天慧夙成時里中諸子集爲詩社茂情間出一篇奇語輒驚人余每爲之心折退然自廢余既自傷士輒軻失職徒託詩酒洗臍以自豪適足取譏流俗乃爲書規切以抵茂情若謂居今之世不從制科肄業卽屈宋淵雲之才冀以逢世難矣以君之才亦將託詩酒以爲豪耶且母氏在堂顧非祿養無以住太夫人歡茂情憬然悟卽下帷覃精時義而義輒工每試冠多士時大梁劉公以侍御史出守東甌雅好士引君爲上賓政暇則賦詩爲樂嗣晉江陳公寵禮尤異敦請入郡閣命二子北面受經時時爲太夫人具甘膳君日有餘晷以十五課經義十三修古文辭部使者與郡守相有撰結必得君言而後稱善君屢赴棘闈輒罷歸今且貢澤宮駁駁及艾矣乃哀其前後所著詩若文將授嗣氏函以示余曰昔人有言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使我不死窮年作老博士庸詎知不與子齊軫並驅角逐中原以割千秋之聲乎異規

我我能受子之規而不能警子之望今所就止是子幸
爲我序之子卒業樂府渾質清道上邇漢魏間記時事
綜以古辭居然太上風謠古選清栗情蔚出入黃初永
嶽之際純如也歌行近體豪蕩奔放高華巨麗絕句騷
騷風致置之青蓮未易甲乙古賦則潘陸之亞雜著取
材既博摘藻特精固已包括衆美力追作者之興余精
日銷亡所著不逮茂情遠甚則退然自廢如故也頃今
上闕門攬借超格用人君抱素蘊入對大廷則金馬石
渠之列若取諸寄昔公孫弘以晚歲遇主而身都卿相
矧君年力方壯持梁商肥茲其時哉若然則余請得爲
鄒長倩卒奇書以爲君規竊附古人窮交之誼君將
無脫粟而飯餉故人耶茂情爲騷然遂錄其語爲引

維寶堂集

千頃堂書目東
融詩存作詩集

明邵建章撰

何白序余弱冠稱詩竊自幸與吾友邵少
文生同時居同里聚首歡躍靡閒也垂五

十年少文奪於功令者十三余奪於旅食者亦十三閒
晤輒亟索所爲詩一再調未嘗不氣索歸發吾篋直土
苴耳已又恃其勝氣思一當壇坫往往得自奪以濟其
嬌是則少文夾持之力居多少文少具異質於書無不

讀聲詩之道尤入元解跡其所讓結五言古選匠神建
安游賜之什時時闕入顏謝七言歌行若飲馬長城服
鞋從軍流螢諸作足與子安延清分路揚鏃若徵兵行
雙虬歌送余之榆林鴻門蒼麗悲壯杜拾遺岑嘉州兼
長矣諸體各臻妙境尤令人莫可窺測顧少文久困諸
生生長一隅高簡翫雅不善游卽聞少文名欲亟索
少文詩了不可得余屢請少文龍泉太阿貫斗燭天世
稱茂先誰耶安能必俟異代于雲少文則道然弗屑也
李太史本盜偶見半石齋棄亟爲序其端而傳之少文
絕不以示人蓋其韜耀不炫如此茲少文兩甥某私以
授梓題曰維寶堂集諸詩具在當知余語不佞矣 劉
康祖邵少文詩序吾友邵少文奇雅特立人也顏然人
中沈思遐想口角哦聲一縷欲絕與人不相交接之而
非神契所向雖華膾人猶不以接也然無刻厲怒張之
氣一與神投捉臂傾倒經史仙佛之旨風騷山水之趣
洞扶靈視振落吻齒不復期艾艾鬚眉襟袂皆餘潤
拂人矣其於詩也亦爾少文成諸生卽厭諸生胸中萬
卷書情緒性治悉歸之於詩夫古本選律本唐不謂少
文不稟於是而采摭入之肺腑出之語必腆事必愜韻
必諧清綺圓潤直至調馴如西子湖中雖非溟渤動搖

天倪神鼇扑搖三山之洶怒而春林朝霽秋月孤懸林
鳥一聲水面穀起稜挑編李荷香桂馥視聽無主兀傲
元氣中可仍謂人閒境乎故恆謂少文詩絕似大家選
唐詩无咎不謂然也以少文五七言古有直逼選體者
唐人不能籠也夫合符千古正以其大者耳一二迥
何足以判合圭璋哉无咎首肯少文亦意屢矣噫少夫
特立人也今其年踰達夫詩成之日無幾而五十年來
操觚之士無不與神交席接者然少文不步趨偕之也
其前者競爲歷下婁江之重儻傳寫八代三唐之似而
不自叩其性靈少文詩在其中愉笑感歎舉體皆真不
爲乾啼濕哭錯足僞體今也盡背入代三唐之矩卽真
合者亦諱避之而市談塗詈攘臂以趨少文詩在其中
絲諧肉叶芳蘭竟體漢官威儀見者喜以泣矣昔景山
大雅奢於建安而儉於景龍時變而持操不變故爾少
文大雅正如是乎千秋之後有築臺以
蒐明詩者必少文卓然白鳥一家詩

笙鶴軒詩集

東隱詩在

明王至言撰至言字昭文光蘊子萬厯副榜

竿鶴軒襍著

天泌山房集

明王至言撰

李維楨序永嘉王氏闕冠雲霄而優者龍鳳為昭文庶幾至於襍著則學識過人

不合作然軀墨士流猶可庶幾至於襍著則學識過人

遠矣其論人事惜季札不踐兄弟繼立之約病卞和獻

玉躁進辱身寺人孟子為詩自名不欲使人受疑似嫁

禍范少伯為有道之士惟陰侯誤通邪謀殺歷下已

降卒受陰報以反誅平津侯為救時相未可盡非直信

侯不能知同舍郎失定交信友之道諸葛孔明獨以關

壯謬與呂蒙相持不為後繼又失於馬謖姜維蓋按揅

事理不隨人口吻軒輕其論學術則以老子與吾儒相

出入特其憤世疾俗詞或有過而以申韓之刑名蘇張

之裨闔與養生服食家所附會皆失老子初指論王文

成良知之說本於孟子識其體而瞬息存虛明寂照

晝夜如一內外兩忘足以括攝老之元釋之覺而超乎

涅槃常樂化形而仙之上士不必諱好名春秋喪敗非

名而何是厲世之術也至於戒忌崇謙美許武之友兄

弟携伯起以清白吏貽子孫范希文義田蘇子瞻還宅

乃其家法世德同符古人所服習殆非一日謂桑國僑

鐵硯志士當如是謂韓昌黎原本六經創以己意扶衰
濟弱有功於文事爲大是則昭文所自道而其學議遠
過人有由然矣其自敘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
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欲行者著明之夫昭文年
與志俱未艾苟有用我執是以往耳易之潛龍曰君子
學以聚之日可見之行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然而天下
文明在焉昭文勗哉潛見可無論已

論草一卷

歐乘補

明王至言撰湯睡菴序溫州經籍志王昭文笙鶴軒襍
著據李本寧敘蓋皆論古之文

歐乘補所載論草疑卽
種著之一種今並散佚

之采山房集

東歐詩在

明劉思祖撰思祖字長孫江西參將溫州經籍志案何
丹邱汲古堂集有

送劉長孫都閩之官南昌詩又有送劉長孫將軍守備
三江序稱長孫爲劉將軍恒山先生子髫年有異質曰

說誦萬言既勝冠襲爵服世官濛思闕瞻綽有父風洎
從事主衛篆則衛事效主芻粟則漕事效當事薦剡屢
上遂擢楚三江守備則長孫蓋詩人而
爲武官者亦劉揮使懋功之流亞也

大若山房詩藁

東甌詩存

明金錫敦撰錫敦字師厚

温州經籍志金錫敦事跡並無所見東甌詩存錄其詩有

送項懋德副使之廣西送劉以吉駕部北上同劉長孫
舟宿江心寺時將抵錢唐諸作當爲萬厯天啟間人也

據梧齋集

乾隆府志

明周一奎撰

半隱齋藁

少南詩草

乾隆府志

明陳謙壽撰

覆瓿集

東甌詩存

明林宗志撰宗志字學海萬厯歲貢處州教授

周才甫詩集

溫州經籍志

明周文美撰文美字才甫號雁川

鳳中紀逸康裕鄉同時布衣有張昂洪孝

先周才甫俱以詩名俱有集

拙遲集

合岳齋集

湯志

明黃國信撰國信字道元嘗預修萬厯府志

乾隆府志作黃信設

豫章寓稿

朱氏譜

明朱良鼐撰良鼐歲貢廷試授楚王府紀善改桃源教

諭

案選舉志作良鼎誤

珍川詩草

青松亭稿

朱氏譜

明朱勝撰勝字公謹十二游庠嘉靖乙未拔貢

萃山集

東甌詩存乾隆縣志萃作萃

半寰集

乾隆府志隱逸傳乾隆縣志並作中寰集

明陳應聘撰

無聲弦詩集

東甌詩存

明陳立政撰立政字廷益天啟丁卯舉人

饑驅草

慎江文徵

明張中美撰中美字汝闇事跡無考

陳立政序饑之一字乃彼蒼從膏梁

醉夢外特簡以旌吾輩者非其人不可倖得卽得之弗能守也古來善饑者指不勝屈乃若桑爨蓬樞并日而食披裘帶索拾穗未充以至絕吭禁寒食之烟僵卧閉元日之戶要皆獨立孤往仰副天心孩人不悟去之惟恐不速豈知饑者有骨性有器量又有學問足當此數語惟陶處士一人而已吾友張汝闇兄讀其乞食詩饑

來馳我去不知竟何之躍然撫筆以爲千秋同志遂取
以名其近詩夫汝閩非饑者也而能爲饑荷饒沼園抱
甕灌園悠然有山氣夕佳飛鳥與還之意素與同社董
虞雲爲貧賤交及虞雲守濱州馳書見招謂昔我之饑
君也同非我莫有饑君之饑者也今濱之饑我也獨非
君莫有饑我之饑者也汝閩擲簡欣然就道余壯其行
作長句以送之非壯其爲饑所驅也壯其能驅而之饑
也以近所聞太山之傍日脯人肝千里一望青烟斷炊
白骨撐野此何世界而裹埃嚼風遠入鳩鵲之園抵渤
海未匝月太守以設糜給饑者觸穢染病遂不治百豬
孔結上官之檄如雨如星下走之呼如蚊如蚋能以雙
勞獨瘁左支右吾又復崇祀荒原歸櫬險道嗟乎虞雲
餓渤海之饑雖爲若敖猶祀也汝閩餓虞雲之饑以視
古素車白馬之誼殆將過焉余愧之余愧之蓋惟其篤
學堅忍其骨性然疏遠曠爽其氣量然而優閒鎮定其
學問又然非汝閩何敢爲饑所驅饑亦不屑驅之矣若
夫生平癖嗜山水雙屐所經幾半寰宇著有薇席軒游
草何死咎先生亟加稱賞爲敘次其簡首甚詳茲余所
贅論特其自題饑驅一什試觀贈畚諸篇泊哭亡友與
秦臺放歌字字血濺使饌玉炊金人讀之不解正使嚼

藜舍餽人讀之亦復不解安得起柴桑先生爲誦才華
不隱世之句殷勤投我汝闈於以昌大其詩名券天心
俾海內同饑者有
所恃以無恐也哉

蔽席軒游草

慎江文徵乾隆
府志無游字

明張中美撰

南詢橐

乾隆
府志

明馬一騰撰

隨緣集

千頃堂
書目

明周宗璧撰宗璧崇禎癸酉舉人工部主事

鍾山詩集

墨臞養拙集二十卷

朱氏
譜

明朱道魁撰道魁號墨臞郡庠生

劉孝廉集

乾隆府志

文餘

慎江文徵

明劉士焜撰

自序劉生自言其詩曰此吾文之餘也而吾公車文之餘也夫劉生得已乎哉既肆

其才矣而又束之既束其才矣而又不能不肆之如劉生者得已乎哉袁近所作五七言諸體爲一秩名之曰文餘而以小賦數首及他有韻之文附焉

梅花墅集

菊菴集選

明劉宗重撰乾隆府志題劉彝伯乃其字也

季象坤序梅花墅者

子友劉受韜嗣君彝伯哀其詩若文而顏之也受韜君湛深經術僅一舉於鄉化去有梅花如我我如梅之句彝伯以遷鼎年青其矜不堪賈哈緣領奉母氏屏居荒村梅塢中於是有所製子讀之冷香寒玉毫不襍穠桃豔李色洵匪梅弗肖也花鄉一記掩前人醉睡兩篇海棠至昌州而香號海棠香國花事如許那得不以鄉名吾老是鄉矣不更覓中山千日酒栩栩作華胥遊也然彝伯年甫弱冠和陶諸詩似太早悟憶予交受韜君時

偶手錄五柳先生洎貧士傳君呵斥謂不祥今則宜然矣
矣葬伯早悟前于十年然實非葬伯應有予向往在十
年前今始同葬伯嗜冰雪梅花招折腰令而揖之噫
嘻安得起受韜君於芙蓉城一訊梅花真消息哉

鄒公亮詩集

乾隆府志

明鄒寅撰

乾隆府志寅能詩善奕易白樓中丞謫永嘉與之所夕倡和

安攘三策

乾隆府志

明孫林撰

越吟草

汲古堂續集

明孫林撰何自序吾黨孫太室先生弱齡治科業負備異聲鴻藻鋒穎之傑若可攝千百步之外讀之令人人自廢屢試省棘輒報罷閉有先鳴者咸以前躡去華爲媿爲之扼腕不自得乃先生益發憤於五經外盡纖異書逸典靡所不淹綜融爲古文賦沈雄雋朗凌轅三唐而軼晉魏踰壯賓於王庭流覽上都登高甲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七

古感事興懷一發於詩及講選人司鐸於越先生過然
曰昔于長上會稽探禹穴或謂得遊之助而況余奄有
大越環百里內長川大谷皆效靈吾几席之下盍有不
足吾所耶及之越郡諸名士橫經談藝暇共相討宛委
石匱金簡玉書之藏閉尋吼山蘭亭諸勝皆被之詞章
縱金夏石與千巖萬壑競秀爭奇庚午之後以學使者
薦入闈格於博士寅乙榜以先生東箭之勁可洞七札
而貫重鎧乃竟絀於魯縞使歐冶神物不賞於風胡夷
先絕代不登於響屨豈非千古之慨哉夫古者攬俊之
門闢蒐賢之塗廣士不以一技名比衡以科目士不繇
斯而登卽才可揆天法必程古固無可而托足也然先
生神凝氣足頓轡騷雅之場爲日既久使之得時而駕
雍容侍從之班頹仰論思之地高文大冊淹不腐毫飛
檄勒銘捷可磨盾豈不足以黼黻昌明之代而乃淹於
掌故浮沈下寮盜不重可惜耶昔君家明復教授泰山
而相國富公范公交薦於朝講幄賜緋遂極師儒之選
茲當聖主右文宰執翹材之日盍無泣血相明獨
任其責者乎余姑序其大都且幾幾以埃之耳

平對草二卷

花萼樓集草作集今從永嘉
王氏錄本送學齋藏鈔本

明王至彪撰至彪字文虎號積石崇禎選貢南平令

天

錫序積石先生所作詩若干卷名曰立對誌志也余既
竟讀則拜手序曰詩曷爲宗唐也曰宗其體也唐以詩
賦選士舉天下之畸才異智鏡肝劑腎於其中如射之
赴的木之就繩上而朝廟宮庭之什下而邊塞閨閣之
吟音必諸句必鍊體格必峻整詞旨必明噫匪是非詩
也舍是弗學也宋元母論宏正間信陽北郡樹騷壇赤
幟嗣而七子代興蜚葩振藻號稱極盛自竟陵出務爲
幽深孤峭之調時流靡然從之詩以大變近虞山持論
則又俎豆高楊冕弁劉宋推爲渾融博大卑節以下爲
不足道華亭又起而非之豈非時屢易而矩矱自尊世
遞遷而高曾彌重乎先生之詩前後一準於唐而靈心
巧手獨出鎔鞞清遠似錢婉雋似韋描寫情景似沈痛
至曉懷宗國悼歎家園又與杜陵天寶諸作同其沈痛
蓋思致盡而詩之能事亦於是盡矣議者以攬攘旣多
酬應亦費閒有字句之累猶之索驥驥於一毛別鸞屬
以片羽要不足爲先生病也先生曠才積學富厚無所
櫻塵至無所雜俯仰天光湛然自得奇興遙而托志遠
豈區區詞章之末足測其涯埃哉西園之役先生已得

復失乃風塵潦倒垂四十年迄以詩豪海內造物若厄
之而實昌之固在此不在彼也 温州經籍志王文虎
爲西華副使賜谷參政族孫明季遞跡不仕齋志而終
詩多黍離麥秀之感雖選詞屬語不事雕琢而古直悲
涼自足覘
其志節也

西爽齋集

汲古堂
續集

明鄭可貞撰 何白序昔揚子雲稱相如賦神化所至不
顧非迥薄千秋凌轡百代綜覈名物未易遊其藩也夫
以太白天才神逸猶假林棲十稔下帷覃精而後橫絕
當代今人朝事吾伊夕希撰結襲拔唾餘剽剝鉅釘輒
翫然欲據藝苑之席徒滋自欺而已鄭君可貞石隱陽
湖之上閉戶讀書垂二十年街激羣籍旁攻六書久之
腹笥旣奧意象益融發爲詩文標勝撮奇深詣獨創未
嘗以一語寄人籬廡下故文成一家詩具衆體類精鍊
新警蔥蒨幽元當其運思沈摯兀若拘株以雪車冰柱
爲清寒以月脇天心爲神巧風期清暢高操幽貞乃與
季輿項君雅協隱志遠衡對宇余家亦僅隔數十百武

余每相過可貞必先漉濁醪次擷菜甲相與箕踞長泉
開清言竟日僂僂乎世外之致余每笑曰此事事可傳
入高士逸民第世乏良史如蔚宗士安輩耳可貞尤耐
居貧環堵晏如羹藜飭糗若終身焉比以金吾鄭次公
聘書三至次公爲左司馬昆巖公仲子也淵博善辭令
夙與可貞有車笠之盟可貞強起一應之顏行以所著
題曰西爽齋彙命余曰曹臨淄有言後世誰復相知定
吾文者子盍爲我序其大都余曰往太白初至長安賀
知章一見絕嘆以謫仙人呼之一日名滿天下君其請
俟今之賀監余言無足以爲重君也雖然余曩有成言
矣乃追論
列於首簡

硯北草

東甌詩存

明王欽彝撰欽彝字予性號蹇翁諸生

一笑集

東甌詩存

明王欽豫撰欽豫字與謙號海野處士欽彝之弟也

坦園詩集

乾隆府志

明黃宗揚撰

一解集

慎江文徵

明梅應時撰

自序余爲是集蓋歷三四時乃成云客問曰是奚名余方持整引滿漫答曰一解一

解者陶學士語曰陶聞見覺故詳問余愧陶故亦詳言也昔余不有松窗半豹青牛心印諸篇乎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今老矣茲集也祇足供燕閒之餘暇銷晷敵睡警彼飢珍錯者不廢蓼莪云爾豈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耶而偶名之而確中之遂書爲敘案以下諸人時代並不可攷

壺山詩彙

東甌詩存

明林懋功撰懋功字君凱

抱膝閒咏

東甌詩存乾隆府志作姜應采抱雪閒吟誤

明姜應果撰應果字叔毅

率真集

湯志墓

明林會撰

漫游草

乾隆府志

明陳伯彰撰

敝帚集

乾隆府志

明王應元撰

霽月軒集

花萼樓集乾隆府志作詩集

金陵游草

花萼樓集

國朝梅調元撰

調元

贊臣永嘉五子之首

合山詩集

花萼樓集東園詩存作雪菴詩集

國朝林占春撰占春字梅生永嘉五子之一

周天錫林梅生墓誌永嘉

以詩名者天啟初則陳子建侯張子明止梅子贊臣余同時則林子梅生王子篤蕃李子穎少林子弱仙家弟炤如而贊臣梅生爲最贊臣體備三唐而一以清真出之華而不靡婉而不匱學者推正始焉則繼贊臣而建騷壇旗鼓者其梅生乎梅生之詩醇雅秀整堅古沈鬱稱名廣而用物宏取資平而原本厚其研深說慮朝誦夕吟蓋五十年於茲宜其韻叶

宮商步中繩矩無毫髮遺恨也

花閒集

乾隆府志

國朝林占春撰

蓮塘詩彙

乾隆府志

國朝邵古帆撰古帆佚其名

温州經籍志東甌詩存載胡此齋瑣有贈虎溪古帆邵丈

詩徐泉村集亦有秋夜同古帆物先素心諸公翠微院分韻詩古帆蓋明末國初人

吹蘭集

乾隆府志

國朝陳光前撰

致遠軒集

東甌詩存甌乘補集作選

國朝包文檀撰

兩雁山人集十二卷

謝天堦先祖坦齋府君行畧

國朝謝包京撰

列仙咏

乾隆縣志

國朝謝包京撰

星聚堂集

東甌詩存

國朝陳邦紀撰

薄游詩彙

化萼樓集

國朝趙紹鼎撰

周天錫趙雲汾墓誌銘君歿方于廷芬哭之慟君雅慕古文詩歌文宗韓柳詩彷彿

長古玉川所撰著不自珍惜廷芬從其敝箴中輯之而薄游詩彙百十首竟不存

澹盦居集

乾隆府志

國朝王乾亨撰

岳心堂集

乾隆府志

國朝王爾椒撰爾椒字篤蕃號忝生昌祚子永嘉五子之

塘上草

乾隆府志

國朝張采齊撰采齊字天根與王爾椒同時

冰壺閣草

乾隆府志

國朝林健撰健字子強號弱仙永嘉五子之一

湖上草

花萼樓集

國朝林健撰周天錫林弱仙墓誌銘君世居永嘉巾子湖九歲能讀書十六入郡庠二十食廩餼聲名

噪鬢序閒晚游

西湖著湖上草

春草詩集

乾隆府志乾隆縣志作梅岳春草堂詩集誤

國朝楊兆岳撰兆岳字鍾五順治間人

閑園文彙

國朝楊兆岳撰

泉村集選一卷

東甌詩存作泉村集乾隆府志作泉村詩集今從康熙乙丑刊本

國朝徐凝撰弟日久序家丞子兄少聰悟生而知學六經
卓然自得好秉高節軒髯營目意無可一世早負詩名
能自闢其門戶精神心腕既恣其頽仰磅礴極奇嶮雄
險奔放之致觸於山川日星雷雨草木鳥獸之變激昂
頓挫發而爲言崢嶸歷落不可名狀晚年窮益奇詩益
豪操益堅煨破釜於敗屋之間甘惡衣食造次不移其
守惜乎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余思古今人傑遇與不
遇有數存焉擬其所存得與少陵長吉輩頡頏上下或
不磨滅故向兄之廢簾中出其生平所著商榷什以一
而付之梓使後世知吾家有抱道苦節能詩得風人之
旨者如此卽兄不遇而遇也康熙乙丑仲冬朔日書於
一涉園中季象坤序予嘗與周子懋寵論詩謂不當
僅作七律卽七律矣亦不當僅平庸穩貼彷彿於五
夜漏聲否則盧玉川月蝕詩不應登唐人之席懋寵頰
許予言今讀徐子幼發詩益快然於衷也徐子家奇貧
遇極艱顧邁絕世姿作配川原盜起懷中揣所著詩而
約其婦於背宛轉伏匿山谷中婦竟困躓以病徬香煖
玉罹苟令憾乃益罄其悲憤於詩以故篇中奇詭恣肆
長吉鬼青蓮仙台併而出讀者舌咋矣夫詩盛於唐耳

非唐可概詩也奉高曾遭矩矱於高廷禮諸人遂若舍
唐無詩舍七律無唐幾令得天獨厚者頽顛而就束縛
稍騁則訶以中晚詆以宋元吾願亟取唐大家全集餌
之藥之正不必遠舉漢魏駢選三百篇矣子持此說要
以人各有才既注於詩則當盡其才於詩不當復有所
恡令詩與才各餘一分際千載以還有肯盡其才者必
將出吾之上則文士之峯頂弗登噫嘻非周徐二子誰
與歸肯康熙戊申重陽前一日乾隆府志徐凝生平
多著作以家貧乏嗣散佚不可勝紀所存者僅
得一百五十篇名泉村集雄博研鍊體極蒼老

竹居集

花萼樓集東甌詩
任作竹居詩集

國朝王詠撰詠字川子至究子也

周天錫題詞川子丰神似逸少而詩句又似右

丞一種清新秀逸之氣撲人眉宇由其襟懷灑落絕無
人世齷齪臃倨之態故發而爲詩如清泉溜石如秋月
映潭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夫清新俊逸成一家
言是矣猶非其至曷至乎曰真曰澹曰妙曰玄

閒吟集

東甌詩存

國朝曾鳳翔撰鳳翔字梧生號篤倫子倣季子諸生

益齋存橐

乾隆府志

國朝翁應春撰

詒癡符

乾隆府志誤作蚩冷符今據顏氏家訓正之

國朝翁應春撰

乾隆府志翁應春宋詩人靈舒之後博學能文尤長於詩詞著蚩冷符諸體咸備爲

劫火煨燼僅餘益齋存橐與靈舒西巖集彙刻一編王思任爲之序

瓶山遺橐

花萼樓集乾隆府志作子甌子集

國朝李世瑞撰

周天錫李文五墓誌銘文五好學善談論雅負意氣多怪少可唐王王闕手疏千餘

言指斥時事擬伏闕上之聞徽寧陷則頓足曰不可爲矣遽取原橐燒之歸而放情篇什順治戊戌貢京師著

有甌山遺橐李

廬侯序而傳之

花萼樓集

東甌詩存作花萼樓詩文集甌乘補作花萼樓詩彙今從遜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撰陸圻序

李象坤序瞿溪草者子友樗菴廬墓時筆也樗菴至性過人侍中丞

公里居十九年中丞堅小樓之節樗菴韓旋門內外事備極艱瘁及奉中丞諱哀毀骨立廬墓三年悲酸辛楚一其精靈神智於先公松楸閒或登厯荒祠廢墓與村毗野納訊晉唐舊蹟感慨係之故其詩幽憇悲憤讀之神魂悸慄如淒風楚雨陡集於神靈鬼窟而生其森戟嗟夫詩蓋難言哉夫詩三百篇具在皆忠臣孝子思婦勞人之作故宣尼筆之爲經繼此則湘蘭沅茝忠不忘君焉故曰詩人曰騷客尊所祖也邇之作者何如乎既不根柢忠孝以植其至性而情之所發震蕩流溢風雲月露之篇金勒玉人之句止多一綺語障耳故詩無定質也亦無定品也廟必敬墓必哀情傳之也方成珪員成璧境寓焉也樗菴他集天才奔放濤驚浪駛不可方物而茲編獨不然余於此益加珍敬羨樗菴之爲完人也嗟乎慈烏夜哺白兔晝馴今將卽吉矣諷蓼莪之詩摘援琴之禮猶若有樂棘之威侵其眉宇者此余序瞿溪草而不禁掩卷三嘆也夫康熙丙午冬日映雪書於

西青之

射菴

半隱齋集

東甌詩存乾隆府縣志並作彙

國朝周天鏡撰天鏡號非臺

寶城草

乾隆府志

國朝王演霈撰演霈康熙選貢奉化教諭

白石草

乾隆府志

國朝王演霈撰

羅浮紀勝

花萼樓集乾隆府志作林翰先羅浮紀勝詩集

國朝林必登撰

周天錫書後昔人謂雒陽園亭與廢規天

耳搗辭挾藻雲鬱霞蒸卽無問當年玉宇金庭朱樓碧沼也山川有盡唯文章爲不朽讀翰仙茲編益信

懷瑜集

東臨詩存

國朝鄭應曾撰應曾字孝先號亦魯康熙歲貢

僅餘橐

乾隆府志

國朝鄭應曾撰

南竚初集續集

乾隆府志東臨詩存作南竚集

國朝林兆斗撰

乾隆府志兆斗制義及古文詞無不淹博精貫著作甚富崑山徐健菴序其詩謂不

在大麻下兼工書翰有三絕之稱

謝坦齋集

永嘉謝氏藏鈔本

國朝謝天埴撰

孫衣言跋先生名天埴字亦潛永嘉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終河南杞令陽武令包京

之孫也郡志循吏傳稱天埴爲文如行云流水而不言其有坦齋集包京兩雁山人集及天埴子立與可自怡

集郡志經籍皆著錄亦無坦齋集子頃以蒐採鄉先輩書徐君莖生從其友張君處得此本凡詩古文及令祀時宦牘文字都爲一帙末有事實一篇載其在杞政績而邑人去思碑附焉集中文多近俗詩亦未爲深詣而沖和真樸處乃有似元次山白樂天者志所謂行雲流水殆指其詩而言歟然予觀去思碑所稱先是治杞者箕斂則有私派征糧則有重耗供官則有行戶行市則有襍稅詞訟則有請託糧額則有欺隱公愾然曰民瘠矣我不忍踵此以自肥也用是一切禁絕而志亦稱其丁外艱歸卒門下士至不遠數千里來祭然則先生豈欲以詩文名者哉碑又言其祖兩雁以名進士宰陽武多惠政邑人爲立祠五柳集其後復入河南名宦祠而今郡志兩雁顧列義行傳不言其宰陽武事則志乘之所遺者多矣兩雁集自怡集今皆未得見僅於徐君得見此本亦殘蠹損矣因爲擇其雅潔可誦者別爲一編錄而存之先生詩文雖非其至而祖孫先後繼爲循吏有惠澤於民如此則其文字不尤可寶貴也哉此本題曰謝坦齋集而去思碑言先生號尋齋皆郡志所未載也同治丁卯二月城南寓廬

蒿菴集乾隆府志

國朝張晉岳撰晉岳康熙歲貢乾隆府志題張牧友乃其

字也

留燕襍咏續咏

乾隆府志

國朝陳王綬撰

堯言曾孫也

小品

周綸柯齋選彙

國朝李朝賢撰

周綸序攻之鯉魚徑尺非無捨去之思鰓

於齊臣葛以作絲道苦辛於越女去天三百或阻攀援拙地一雙難通姓氏金膏翠羽委蛇咳唾之前和璧隨珠銷落詆訶之下斯皆供人感悼靚彼躊躇者也首愚李氏產自東甌聞於南國小時了了邈矣終童晚歲便歸然魯殿繁花開樹張華側理之箋嬌鳥啼春陶令閒情之賦謂宜承明早厭相要車笠之盟豈其曲逆長

貧不異龍蛇之怨間因好事輒著新篇本號多才還憐
敝帚固已名高日下品重雲閒孫綽之賦擲金聲張融
之文成玉海未足均茲美麗譬此芳蕤乃系出龍門傳
爲模楷鏡添鶴髮無用歡娛聊暇日以登樓遂呼朋而
命駕吹臺近市邱遲得應曲之材孤嶼橫江謝客有懷
新之語聿從千嶂來步九峯無恙故人歡然握手幾年
別賦慰甚加餐僕潦倒風塵遲回泥滓孤蘆伏處身將
隱矣焉文蒲柳向衰悲哉秋之爲氣李氏盡繡囊帙頓
發芸編目炫七襄似入錦官之肆神清五宅如來雲母
之丹別示外篇盍同玉碎集成小品總類珠聯暇則揮
麈而談居然理勝驤或據梧以聽正自情移何止叔度
當前人消鄙吝嗣宗在座語輒遙深而已哉譬之南威
西子自愛新妝碧玉緣珠真成薄命庶令遺朱剩
粉猶艷稱於天涯際景餘暉尙偷照於人世云爾

仙山集

花萼樓集

國朝黃朝珪撰朝珪芄若子乾隆府志題黃信侯乃其字
也周天錫序詩殆難言哉嘉隆之季單取聲詞而或嘗
其藪竟陵代起尚或幽峭而或病其纖近虞山論出

別遠推國初之渾融正大斥慶厓於不道太倉又非之
迄今未有定也詩殆難言哉夫古詩昉自魏晉近體備
自三唐倘流連興會必拾餽餉竊膏滋以自潤摹擬者
固失矣若鉤隱索渺淪入鬼怪妖蛇又豈性情之正乎
信俟黃子之爲詩也其音冲以和其節秀以達軌而不
膠鮮而不究辟彼朱絃疏越綽有餘閒又如麀尾立譚
都無俗響繇其持己者貴故外不得而奪之取物者宏
故中不得而隘之也異哉黃子深乎詩矣黃子負異姿
讀書蔡古作制舉業名噪膠庠問鳳彩鸞章羽儀當世
行且歌鹿鳴而旌天保此特其嗜矢耳雖然尤異焉坦
園先生爲詩壇宗匠篇帙流傳學士家奉爲矩矱而芘
若淚有兩翁長篇短什揆藻揚葩卽黃子之祖若父若
叔也珠聯玉綴聚自一門家乘國書侈爲盛事余序仙
山集因及其貽燕之相承墳簞之遞和用志嚮往又以
知黃子之沈心厚力卓乎成一家
言而非隨風會之升降爲遷流也

燕吟

吳吟

粵吟

甌吟

東甌詩存永嘉
張氏藏鈔本

國朝張元彪撰

哀思百鳥吟

永嘉張氏藏鈔本

國朝張元彪撰

孫衣言跋張虎文父子詩集後松濤閣詩口歐吟吳吟燕吟粵吟哀思百鳥吟者凡

五種永嘉張元彪虎文著柿園詩二冊不分卷數則虎文子正宰所爲也虎文詩有張芸墅王西莊侯夷門諸序跋而正宰詩錢唐袁簡齋爲之論定皆有推許語蓋虎文父子當時固以能詩名者矣予考郡志循吏傳言虎文所著尙有家鑑而百鳥吟顧無之柿園集則郡志亦未著錄殆脩志時正宰集尙未出歟張芸墅序稱虎文詩假途漢魏接迹漢唐誠爲過譽獨西莊言以性靈勝則近之矣而柿園集予亦恨其詞勝於意蓋於詩皆未爲詰極然循吏傳稱元彪父式雷素多病湯藥必躬調以進父患齒血出百治不效元彪呼天請代卽夕而愈及其以拔貢爲海康知縣抵官日於城外飲陸公泉賦詩勵志颺風爲災元彪請發倉廩及軍需銀以賑府持不可元彪奮曰必待報可而後賑則我民轉溝壑矣專擅之咎某任之不以累公卽賑如法所活數萬人尋以身老乞歸父臥病不解衣帶者彌月父卒哀毀成膈疾然則虎文固孝子而良吏也嗚呼天下文學之士務

自繪飾爲名聲及其施之事爲往往顛倒錯亂而無足
觀而汨沒於貨利以自喪其守者皆是也至於門內之
行求其誠篤而無憾蓋益少矣如虎文之行有本末又
何必以文重而其文顧不愈重哉張氏永嘉望族而虎
文世居郡城松臺里郡選舉志有康熙壬午舉人張式
需子有乾隆丙辰舉人張元旭甲子舉人張元觀元觀
嘗爲國子助教亦能詩有駟齋爲從兄而虎文爲雍正己酉
今不可見矣虎文於駟齋爲從兄而虎文爲雍正己酉
拔貢子正宰副貢正窩拔貢蓋百年以來永嘉人士
能以讀書科第世其家者甚可慕也同治丁卯二月

雪齋詩外集

東甌詩存

國朝蔡宏勳撰

修閒居士集

乾隆府志

國朝何應溥撰應溥字天如

存誠齋集

乾隆府志

國朝王之揮撰案以下三人籍貫未詳疑邑人也姑存俟攷

不孤齋集

乾隆府志

國朝永公亮撰

酣叫集

乾隆府志

國朝陳日堯撰

自怡集

東甌詩存

國朝王澐孫撰澐孫字長雲詠子

磨玷齋集

東甌詩存

國朝梅占魁撰占魁字亦九號溪菴諸生

梧岡集

乾隆府志

國朝謝鳳才撰鳳才字聖遷乾隆府學歲貢家貧好學工

詩文

芝軒逸草十二卷

寫本

國朝王崇勳撰崇勳號心一永場人雍乾間廩貢

東村遺藁

東國詩在

國朝朱鏡物撰鏡物字鑑凡乾隆歲貢

延綠堂遊仙詩選

國乘補乾隆縣志作延祿堂詩集

國朝朱鏡物撰

王執玉序陳遇春東國文在東村先生素有名文明經馬茶圃刻其遺藁小遊仙詩

七絕句一百餘首讀之
清空一氣皆天籟也

梧野山歌二卷

寫本

國朝蔡家挺撰杭世駿爲之序家挺字穎峯號梧野宏勳

孫能詩善書畫

依綠園詩草

東風詩存

國朝曾儒璋撰儒璋字玉西號瓊圃官刑部郎中甲戌出

任興泉永道不數月而卒

晉鏞家瓊圃吟草序詩者發於情者也曾次不同託興亦

異古之以詩傳者雖工拙雜陳大率視此故情苟不圓乎俗皆能有以通其意而自鳴以詩而說者輒以爲詩有別腸陋矣余同族兄瓊圃向以處於遠不獲熟悉其情戊戌夏得見於京邸倒屣相迎下榻對晤豁如也今且十數年矣所以得諸性情者既真而遞觀諸倫常政事交游間者亦深且悉未嘗不歎夫人聰明志畧師其意而爲之所謂繩削不煩而自合者蓋其胸次固侔乎遠也而於詩何有耶公退之暇嘗試與擊鉢立韻初不必刻意求工而天機所到雖宗工哲匠不多讓焉余苦不工詩而天假之以窮行將愁其心腸勞其意緒俾得

以一青瓊發之而瓊圃輒自以其邈年吟草屬鄙言以
序之嘻詩亦何足以見瓊圃亦何事以詩見今
天子親簡羣工特以觀風宣化之任任瓊圃瓊圃誠篤
其性情以答揚休命潤鴻猷以大雅覃粉澤於遐
方天下四方知盛朝文治之隆不必在經帳提衡
之職憲府廉明之治不少媿詩人忠厚之風則凡俊髦
之絃誦童叟之嬉遊與夫野夫游女之沐浴膏澤咏歌
勤苦凡所以和其聲而使之共鳴國家之盛者彬彬
乎皆瓊圃吟草也瓊圃向必詩雖然詩發於情者也昔
人誦老圃秋容之句知魏公晚節即此見焉余復瓊圃
詩余亦有以知瓊圃之知魏公晚節即此見焉余復瓊圃
人光也故於其行也謀所以贈之言者因綴以爲序

頤齋集

王鳴盛松
濤閣詩序

國朝張元觀撰

柿園詩草一冊

永嘉張氏
藏鈔本

國朝張正宰撰正宰元彪子乾隆癸酉府學副貢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四

春暉吟社詩草

國朝谷廷桂撰廷桂號文舟乾隆舉人所爲制藝名谷文

舟橐

夾鏡亭詩草

東甌詩存甌
乘補草作集

國朝馬世俊撰金銜序世俊字挺秀貢生

清輝齋藏橐

東甌
詩存

國朝王涵撰涵字南永號龍川乾隆歲貢

自怡集

乾隆
府志

國朝謝立撰立字與可天埴子詩翰亦韶秀任白水令

橘園集

東甌
詩存

國朝潘青元撰青元字越凡

稻園稌咏

東廩詩存

國朝陳之恕撰之恕字道源邑廩生

絳雲亭集

孤嶼志

國朝陳之聖撰

隨意消遣集

東廩補

國朝曾立勳撰立勳字銀川號丹橋

幘沼詩草

東廩詩存

國朝周京齡撰京齡字靜山邑廩生

柏園詩彙

東廩補

天壽系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望

國朝高溥撰溥嘉慶元年丙辰歲貢浦江訓導

硯丁存橐一冊

寫本

國朝張大鏞撰大鏞字廣聞號硯丁嘉慶時諸生城南虞
師里人

南海集一冊

手橐本

國朝黃本中撰本中號覺菴嘉慶戊辰以五品服充
冊
封琉球宣詔官詩多言異域風土亦奇觀也

茶話軒詩集二卷

樂清董氏刊本

國朝陳舜咨撰舜咨號春堤嘉慶辛酉拔貢

門人林啟享序昔人云得

一知己可以不恨士之樂有知己也如此然古來才人
著作多湮沒失傳是其平生豈盡無知己哉然則知之

於當時固不如傳之於後世也吾師陳春堤先生少負
雋才未冠籍於庠名重一時秋闈屢蹶壯歲膺拔萃科
遂以明經老當時如阮芸臺劉信芳兩宗師秦小峴朱
滄湄李石農三觀察莫不歎賞其詩文李公知之尤深
羅致幕中凡著必屬商訂陳臬滇南挈之偕行主賓
相視莫逆雖牛奇章之於樊川范石湖之於放翁不是
過也越數年睽懷桑梓叙裝東歸偕二三老友徜徉松
臺華蓋蓋間旣而渡江而北講學吾樂梅溪金鼇兩書院
東望雁蕩西攬玉虹而簫臺丹霞諸山羅列几案顧而
樂之有終焉之志日與門下士把酒賦詩翛然自得人
或以抱才不遇惜之坦如也先生工書畫善古文尤長
於詩沈酣古籍擷其精英平生懷人感事牢騷不平之
概皆於詩發之晚年手寫茶話軒詩文定彙授其壻董
茂才福疇福疇好學能文其配陳孺人亦讀書知大義
相與保守遺福兢兢不敢廢墜節衣約食爲劖劘資雖
遭疾彌留時猶以此諄託福疇踰年福疇校詩集竟釐
爲兩卷先授之梓余思才如先生又得知己如李公爲
之延譽宜可以翔步木天和聲以鳴國家之盛而竟
至終老闕下僅留此數卷遺墨掩閣篋行中倘無人焉
爲之表章更數十年蟬蝕鼠穿烟銷塵滅將不可復問

矣昔昌黎詩文賴李南紀而傳蔡中郎遺書亦由其女
文姬誦述以顯於世福疇倦倦於婦翁遺集雖風鶴訛
言未嘗中懈視南紀之從容編輯爲尤難而陳孺人繫
念先集臨沒不忘方之文姬何多讓焉余既喜先生詩
之得傳又念東甌多文學士其間才如先生而不得知
己得知己而終不遇者往往而有安得爲之戚友者盡
如福疇之用心蒐訪其著述次第刊行俾文人靈奇光
怪之氣而不至湮沒而不彰此非後死者之責耶濡筆
及此爲之悄然敢以誌吾郡之
有心文獻者咸豐丙辰三月

果園詩鈔五卷

寫本

國朝項維仁撰維仁號果園

巖霞山房詩存三卷

潘氏刊本

國朝潘壘撰壘號石城歲貢正黃旗官學教習歷署襄垣

平魯繁峙石樓知縣

研經堂文集

刊本

國朝周衣德撰衣德原名灝字萬農嘉慶舉人道光己亥

自刊其駢儷之文爲此集

五棓一研齋詩鈔六卷

永嘉潘氏刊本

國朝潘宗耀撰

仁和胡敬序永嘉當閩浙之要衝控山海之雄勝儼都石門爲之輔甌江雁蕩萃其

奇蜃樓噓氣而霏霞龍湫噴瀑以垂鍊此詩境也其俗則邑居隱賤海錯駢蕃方空機紋之勤茹蘆染凍之巧柑金色以騰采茶珠顆而涵煦此詩材也吾友虹橋少長是邦延攬名勝以識與學之博綜境與材之全故其詩能疏淪性靈屏除緣飾重以舉能邑宰需次河壩挽粟飛芻聲邪許以盈耳垂虹偃月工隄埝以關心與夫春漲桃花秋風瓠子牲空沈馬民且爲魚憫雁戶之流離禱鯨波之安帖莫不卽所聞見著爲篇章夫人當問適之時得交游之助相與騁妍抽秘送抱推襟者世多有之若乃宗桷違其用枳棘卑其棲倥偬裝其懷昏墊

接乎目則亦徒攀江柳謂此何堪欲唱渭城委諸不暇
矣而虹橋鏞英聲於金石盪逸氣爲雲烟銅鉢敲來睡
壺擊碎擅賈讓之偉畧處安仁之未僚借鄭俠之畫圖
成潘閻之題咏境先後其各異材彼此而兼收廉吏可
爲故吾猶是若此者豈非謝巖陶宅夙契者深吳謳越
陸舊音無改風俗葆其醇茂山川蘊其邃幽是用聽鼓
應官雖承萼縣之檄餐霞跂石無媿草堂之靈也乎道
光辛卯仲秋青田端木國瑚序天地間有無之數在
我不能長視口能諷矣乎目不能長視期寓之人之目口
以然者矣天地不以爲有無而我無於其間墜露飄
風忽焉同迹芳塵委疊誰與扇之虹橋少有僑目長於
言情讀書既富其志斐然不肯以側辭自見雖以余爲
谷音之賞而亦難見其篇及乎筮仕江淮職在執掌壯
季墨綬時大可爲而顧息影長吟處乎不競豈其中有
不自得者耶聞其撒瑟之晨齊得喪一死生而獨憶春
陰之作登諸篇而後已嘻異矣昔莊周夢爲蝴蝶栩栩
然寤也俄而覺遽遽然周也周耶蝴蝶耶是夢是覺何
知其非春陰也耶齊得喪一死生文字之不相忘古今
至人一迹以相有無於天地亦可哀夫其仲弟小湄致

其詩若干曰爲點定序之余用以歎江橋之逝而以今
之目視口誦寓作者之痛而已道光丁亥秋杪周衣
德序夫張皇簿領樹作吏之準繩發抒性靈尙緣情之
體製拘拘目論鮮不相妨然而柳惲汀洲風流絕唱萊
公野渡鷗舉豪情雖諍訟紛紜而詩筒答響職事填委
而文墨芬流則以花紅玉白之章寫其目送手揮之趣
詎非雅人之深致粉澤之別才乎此吾友虹橋之詩所
由著也夫其生稟峻嶷少耽吟咏登高作賦已裕大夫
之材遇物能名時增爾雅之注每當陶舟漾月謝屐穿
雲覓句鷗邊注思驢背盪滄波於眼底收邱壑於胸中
則有觀海游山諸作及其登拔萃科舉孝廉選翩翾乎
步金門玃玉堂有日矣乃輒紅屨踏弱水頻回靈臺之
舍徒居長安之米何索燕市之酒人易散杜陵之秋興
頗多被鬼擲揄祇是送人作郡爲他作嫁幾見進士爲
官未嘗不玉碎唾壺敲殘鉢則有輦下應酬諸作無
何圯上僑居河壩試吏勉襄疏濬之策躬效胼胝之勤
千里桃花年年春汎一方瓠子歲歲秋風民何爲而免
魚戶何脩而聚雁頭如蓬葆悟塵夢兮浮生賜似涓湯
望鄉關兮何處未免絃間調促河上歌悲登黃樓則蘇
子酬君對白雪則棣花寄友於是**有**圯上淮壩桃濱諸

集泊乎白下，蜚聲丹徒，承乏筮行，流水牘判，清風印牀，
啟而芝泥香，訟庭閒而草色靜，但有恢恢之刃，不居赫
赫之名，何其卓哉！獨是拓落半生，浮沈苦海，攝官三月，
芟舍甘棠，單父有掣肘之書，臯無醫勞之藥，一病不
起，絕筆春陰，吁其悲矣！於是江干一集，夫五離九折，
者遭遇之奇也。千辟萬灌者，鑄冶之力也。山水之契，雖
鞅掌不以喪其真，竹柏之懷，雖脂膏不以易其性。以故
裁爲花骨，雜以仙心，豈必三百而傲五陵，千首而輕萬
戶哉！德頻年歎逝，感彼川流，暇日尋思，迷諸夢寐，慨親
朋之凋喪，半是陳人，舉屬對之清新，喜存舊作，相聯花
萼，令弟既撰其遺文，自顧榛蕪，弁言聊酬乎素諾，雅分
六集，仿王筠筮仕之編，藉慰九泉正法，度賞心之作，
百首已卯歲，以憂歸里，值隣人不戒於火，舊所鈔錄，無
一字存者，頻年奔走大江南北，塵俗殆甚，惟以性之所
樂，公暇仍不廢此事，二年所積得詩三百首，因附以
舊藁中所記憶者，四五十首，並零聯斷句，可續而成者，
亦將及五十首，綜計得詩四百餘首，余家世居甌之崑
陽里，先高祖於軒前植楸五本，因目五楸名軒，續先君
子徙居城南，僅攜先世一研，自隨，因不忘舊事，遂合併

其詞爲五棹一研之齋茲取目自名其集云余時道光丙戌四月中瀚虹橋潘宗耀自識弟宗瀾跋右五棹一研齋詩六卷先兄虹橋先生遺藁也先生曾於宦遊江左之日手錄成編至丙戌冬疾革時特命家人扶坐彊自握管書春陰一詩附之卷末其結習不忘如此丁亥夏瀾奉藁質之端木鶴田先生藉爲刪定繼又承胡書農先生益以弁言數年來屢思梓存乃力有未及今秋以試事寓省始行劄牘兩閱月而歲事噫自今而後先生詩可無虞散逸矣回憶檢韻淮堧敲聲吳下事猶在目而音塵渺不可追披讀一過不禁鞦韆橫集也爰和淚瀟墨畧陳顛末以志令原之痛時道光壬辰秋杪

嘯軒小草

歐乘補

國朝祝聖源撰

歐乘補聖源號嘯軒貧而力學詩宗李義山楊鐵崖工雅有奇致

圃餘小草

歐乘補

國朝季觀樂撰觀樂號碧山初名鎮海詳華文漪所爲傳

小東山草堂文鈔一卷

永嘉張氏刊本

國朝張泰青撰

侯官林則徐序文章之有駢格猶詩之有

若屈平宋玉李斯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王褒之屬瓌采
奇藻固已由質而日趨於華嗣是而體成於東京汜流
於魏晉極盛於六朝三唐至宋乃一變而格稍卑矣偏
解之士高語起衰往往薄駢文為俗不知少陵不廢江
河之說蓋指四傑言之而昌黎作滕王閣記亦謂名
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此杜韓於文章流別所得者深
故其持論宏通若此非若後之人斤斤於駢散體貌間
也夫駢散者文之外焉者耳語其精微則必本之以靈
心運之以真氣幹之以風骨而修之以雅詞用能沈博
絕麗淵懿茂美斤遠凡近與古文殊途同歸而區區抽
黃媿白悅時人耳目者固未足多也永嘉張孟平同年
者古鑿奇出其素蘊發為詞章駢四儷六窮妍極妙於
排比襲積之中能加以疏宕之氣望之錦粲霞爛而其
致淵然以清意不為辭掩蓋非僅以抽黃媿白為能事
者乃復欲然不自足而以所業見質且屬為序序何足
以益孟平哉願聞先輩之健於此專者其持論皆謂與

古文相表裏孟平深造不息底於大成將合東京魏晉
六朝三唐爲一爐之冶淵色古音高格宏愜上可以潤
色鴻業銘介邱而勒燕然下亦可吐納英華發揮情性
如詩之有古今體皆出於心聲要爲可傳而已此一編
也非卽大輅之推輪增冰之積水乎道光元年春正月
福州梁章鉅序夫晉宋麗辭胎乎漢魏韓柳振起不
薄庾徐原其文體異條共幹合軌分涂彥和所謂奇偶
適變不勞經營者也李唐以下離析迺甚青絳踰本全
翠綴脛侈侈剪裁之工銓務切合之巧兩宋顏摩遂無
足稱入代衰弱輒因啟謗此則鄭曲雜雅謬訾縣律之
窳極醜女效施并惜巧笑之容態矣孟平先生枕藉藝
文顛爛駢耦元瑜之鷲采臺閣孟公之蜚英簡翰植機
之擅能頌讚祭樊之致美序篇靡不如青儷白裁霞製
雲鬱若崑鄧諧如苑竹挾級銓以超乘游庠徐而巧靈
使覽者眩豔夸飾欲蔑兩宋而方入代荀卿有言觀人
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今於孟平信之余頗同嗜芟謝能
揆華媿許楊修之定文竊比元晏之數慕有
慙嗶引聊志傾誠云爾道光五年天中節

補棹帖硯齋詩鈔二冊

寫本

國朝潘宗瀾撰宗瀾字少湄宗耀弟道光乙酉拔貢

介軒文集十八卷

詩鈔十卷文鈔八卷永嘉張氏刊本

國朝張振夔撰

孫衣言序同治丙寅衣言在杭州既為磬

所為介軒文集見寄求為之序予為訂定其可否因詳論其辭義之美以示鄉之後進且曰由先生之所作而深求之則可以漸致於古人而無難予豈欺鄉之人哉蓋子於先生之文盡心焉爾矣昔宋之南渡吾永嘉諸先生之學嘗極盛矣而以文章尤美者曰水心葉氏止齋陳氏止齋之學最深於經而其發為文章則子長永叔之流也水心之學最深於史而其發為文章則賈生蘇氏之流也二先生之書今猶具存吾鄉之人能讀其書者鮮矣讀其書而能知其意尤鮮矣至於由止齋而知其可以為子長永叔由水心而知其可以為賈生子瞻又豈可人人而語之哉蓋鄉曲之士習於所見驟語之以子長永叔賈生蘇氏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水心止齋之為學將有欣然從之者矣驟語之以水心止齋猶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生之為文則

必有奮起追之者矣夫文章之妙具於人心而其精深
變化之故皆可以學而能也遠望數百載以前而以為
不可幾及幸而同生鄉里之間則又以其近而忽之是
亦不學而已矣故予於先生之文尤盡心焉而復申其
說以為之序使鄉人知讀先生之書而進而不已即可
以為水心止齋亦即可以為子長永叔賈生蘇氏也則
永嘉諸儒之盛其將復見於今乎是在勉之而已先生
淡於榮利生平獨嗜讀書故所詣之精如此其歷官行
義已具於銘幽之文者茲不具書庚午七月 洪坤跋
永嘉張先生與青田太鶴先生皆先君子莫逆交太鶴
以女歸我仲兒咸先生亦以長女妻坤曩校刊太鶴詩
集有疑義輒以就質先生頗獎勵之今先生歸道山又
數年妻弟碩謀刊遺集攜先生所著介軒詩鈔十卷見
示坤受而讀之竊謂先生詩固足與太鶴相伯仲而樸
茂醇正尤肖其為人吾里孫琴西方伯亦謂先生古
體詩直逼韓杜可決其必傳起付梓以問世坤向旣刻
太鶴集以成仲兒之志豈漠視先生詩而無以慰妻弟
願耶剗剗之費夫何敢辭獨念先君子既以兩先生為
益友亦冀坤數數請業稍得其緒餘足自立也而坤以
下駟之材迄無所就兩先生既不久居人世杳杳儼型

追思若夢欲再聆其警效徒於遺編贖墨之中想像萬
一而坤亦忽忽殆將老矣茲迺僅以校訂之役附名簡
末自幸歟實自慙爾

同治庚午夏五月

梧竹山房存彙

家刊本

國朝陳遇春撰

歸安錢福元序歲丁酉余寓食東甌與同
年王君子山交最摯既乃得見鏡帆陳先

生蓋與子山為姻亞而又以道義相師者也先生恬淡
而不為矯廉高潔而不為孤介余深佩焉然未嘗見其
為文戊戌秋余供職京邸子山乃郵寄先生之文而屬
余為之序余惟文無定則惟真者傳今試進優人而陳
忻愉之狀寫愁苦之音罕有動其心者而觀赤子之笑
啼觀行人之歌泣鮮不情為之移無他真不真之辨也
先生謹於鄉慎於官建祠宇聯宗族以其餘飾鬻序之
觀瞻纂前賢之文獻好善孜孜如將弗及迨發而為文
其樸屬微至一其性之清且醇也其整肅嚴毅一其品
之堅且卓也其指事類情明白曉暢一其才之踐履諸
練而無所窮也其神與古會夷然曠然一其心之澹泊
恬率而無所滯也未嘗以雕繪為工馳騁為健而世之

務雕繪事馳騁者卒未有以過豈非文之真者不求以
文傳而文自無不傳哉余讀書少又習爲舉子業未嘗
肆力於古人之文卽不敢附類逐響侈談此事今讀先
生之文講然如接仁人之字矜躁胥平秩然如登長者
之堂儀容悉斂以知真性情之足以感人而秉彝攸好
之良初不以才識之優絀而有異也爰不辭固陋而爲
之序并以見子山之傾倒於先生者

溪山吟草一卷

家刊本

國朝陳遇春撰

雁山游草一卷

家刊本

國朝陳遇春撰

自序雁山於天下爲南戒起唐一行開山起謀巨那山謠怪萬狀變幻不測天地化

工莫奇於此但僻處海濱人跡罕到雖有奇而秘不可
見其中一峯一石一巖一洞一橋一水狀不可指數無
在不奇雁山旣奇且秘非好奇者不至非好奇之至者
不能盡至一日游焉見其奇一月游焉見其奇數月游

焉而愈見其奇雖好奇者數至且不能盡也嘻真所謂
奇矣哉永嘉山水若孤嶼華蓋松臺飛霞回鶴大若緣
嶂山梅雨潭諸奇勝附郡易至皆未有奇如雁山者余
不才以郡內得至之山不能盡其奇所至筆墨不能狀
徒爲山靈所竊笑也然願以告人之未至
者故錄詩若干首爲談雁山者勸駕云爾

東川存橐一冊寫

本

國朝顏泗源撰泗源號東川邑諸生

翠微山房詩橐八卷

刊本

國朝金璋撰

歸安錢福元序往余客東甌卽耳金君左峩
之名所著紅花詞名最噪顧弗獲見心常耿

耿今年春余同年王君子山計偕入都手一編示余曰
此金君左峩之詩也左峩性穎悟讀書目數行下幼隨
任涿州矢志下帷寒暑罔間屢試南北闈輒不售後迺
以林泉自娛絕意進取嘗憶司馬子長語游天下名山
大川東至泰岱南登雁蕩俱極天下之奇境所至輒發
諸詩晚年息影蓬門鄉後進質疑問難者踵相接口講

指畫無不當其意而去故其名益爲鄉里重今讀其詩
其抒寫性情指陳名教則見其上下千古之識焉若其數游
衙往事獨樹偉詞則見其上下千古之識焉若其數游
歷之壯觀敘懷人之雅志則又見其見聞之廣氣誼之
篤焉然則左峩固不僅以紅花名也雖然一物不知需
者所恥君子之於學也無所苟而已大學之教迄於天
下國家而必始於致知格物又况詩之爲道將以備太
史輜軒之採其風俗之淳澆習尚之奢儉胥於是乎在
左峩甌產也習知紅花之爲用因爲稽其時辨其地詳
其播種之宜取材之法亦足爲一方之掌故而又以見
儒者稽古無論一名一物皆當實事求是且其平日博
聞強識不憚精詳知與世之沾沾有得塗飾耳目者異
矣杜子美所謂讀破萬卷下筆有神其此之謂與故謂
左峩不僅以紅花名可也卽謂以紅花名亦何不可也
爰爲之序并以質世之讀左
峩之詩者道光二十年夏

怡園同懷吟草

曾氏刊本

國朝曾佩雲喬雲撰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晃

招嘲吟

曾氏手
彙本

國朝曾希輅撰希輅字右湘道光乙酉自序

金石聲齋詩存一卷

曾氏
刊本

國朝曾賢撰賢號希堂又號竹史工詩善書

太玉山館今體鈔一卷

曾氏
刊本

國朝曾元琳撰孫鏘鳴跋永嘉之曾爲吾郡望族其先嘗
顯宦往時臺榭花木之勝甲於一方宗族
如黨歲時聚會觴咏鼓歌輿服雍容閒雅甚都恍然承
平故態也獨子璘曼琴兩君皆窮而工詩子璘天資神
悟博極羣書其爲詩學李太白黃山谷而汪洋恣肆放
乎繩尺之外高才逸氣傲睨一世詩愈富而境愈窮年
裁逾五十而死且無子曼琴則誠篤溫克言笑不苟
詩不多作而性情真至如其爲人舉道光乙酉拔萃亦
無所遇老而授徒於怡園兩君旣歿其從父竹史先生
檢得遺詩屬余兄琴西選定之子璘之詩幾五六千首

猶有散佚未見者其富如此余兄痛爲刪存尙得三四
百首近體居十之九曼琴詩既不多又不盡留彙故僅
有存者然亦足以傳曼琴矣竹翁將謀鋟版而遽下世
哲嗣秋媚復集貲合刻之而以其尊人所遺襍著數首
附焉竹翁留意文獻凡吾郡之善詩書畫者雖殘縑斷
簡皆藏弄唯謹況其爲一家之集哉秋媚善承先志尤
可敬也子璘負詩名甚盛余恨不及與之游而曼琴當
咸豐三四年間與余相聚於怡園最久深服其踐履篤
實勤學好善無媿於古之賢者詩尙不足爲曼琴重也
竹翁父子閒余亦雅修紀羣之好故樂斯刻之成爲題
數語於卷端然而俯仰昔游不能
無宿草之感矣同治庚午六月

雩風草堂詩草一卷

曾氏刊本

國朝曾壇撰曾良箴跋子璘曼琴爲同祖兄弟於余則同
高祖兄弟也二人皆工詩而子璘所作尤富
子璘既死無子先子急檢其遺詩以歸分年爲集蓋子
璘所手編也合古今體詩凡五六千首曼琴之詩不盡
自留彙先子亦於其卒後搜訪得之故爲數不多咸豐
己未季秋瑞安孫琴西先生僑寓城南先子晨夕過從

遂出兩人詩請剛定將謀付梓而先子棄不孝去矣良
箴懼吾宗文獻凋落而且無以成先人之志也邀集同
志合貲鳩工刻既成以先子所遺襍作數首附於後摩
挲手澤兼懷昔日花樹之游不覺淚潄潄下矣庚午夏
日

卧雲軒吟草十八卷

手藁本

國朝沈式琳撰式琳號璞人歲貢

知足知不足軒詩存三卷

刊本

國朝潘銘憲撰

甕雲草堂詩集三卷

手藁本

國朝黃漢撰

寄鷗館詩藁一卷

手藁本

國朝張應庚撰

聽秋樓詩草一冊

手稟本

國朝陳星慶撰

吟香山房詩彙

國朝梅銓撰銓字子衡號鑒亭歲貢工書肄經堂學教有

文名

厚田詩彙一冊

國朝朱步墀撰步墀字超之號厚田諸生枏溪人

隨蔭讀書廬存彙

手稟本

國朝陳承暄撰承暄號堯人道光恩貢

松風館詩鈔

手彙本

國朝孟錦城撰錦城號劍秋王玉爲之序

玉芝山館詩鈔一冊

手彙本

國朝陳燧撰

雁遊三百篇

芸墨樓詩文彙

採訪冊

國朝朱德華撰德華號愚谷永嘉場人廩生天資高邁博通經史書法真草俱工作詩古文詞援筆立成受知於秦小峴觀察晚年徧遊雁蕩得五七言絕句七律詩各百首名曰雁遊三百篇詩文彙甚富惜遭兵燹無存矣

紅豆山房吟藁

採訪冊

國朝張洵撰洵號藕塘布衣其祖父俱以武職顯洵工詩
善小楷其紅豆山房吟彙被燬無存間有斷句云野廟
有牆皆畫馬官亭無柳不藏雅又溪雲乍起捲楊柳山
雨欲來啼鷓鴣饒有風致

羅浮山館吟彙

採訪
冊

國朝林增鉤撰增鉤號小竹園學生工詩善畫尤通音律
嘗與曾小石周養梅諸詩人結爲鍼鷓山館詩社後家
中落猶日夜吟咏不輟彙多散佚社友家間有之

小石詩鈔六卷補編一卷

曾氏
刊本

國朝曾諧撰

孫鏞鳴在吾友小石與余齊年先後纔兩
日故吾二人稱總角交小石家松臺山下有

林亭池沼之勝所謂怡園也余每詣郡未嘗不排闥直入相與賞花觀魚爲樂小石無裘馬游閑之好而獨嗜劇飲少時學爲小詩輒麗雅可誦所藏弄古金石法書名畫文籍頗富小石尤善觀書率夜踰丙不臥咸豐初余自粵西歸聞出其所爲無題詩十首端陽坐雨感賦四首見示情詞惻惻余嘉其深得風騷之旨而又怪其當壯盛之歲富文史之娛而乃鬱伊善感侘僚無聊無乃非進德養福之方蓋小石天性脆孱時連歲遭弟妹喪怙恃早失同氣又萎年四十膝下孑然僅一女家事填委漫無訾省先世豐沃之規日見侵削門戶冷熱異人情驚背隨之是以身世之感百端茫茫交集與寄所至遂不自知其哀怨之極嶽未幾鄰郡寇警挈家浮海歷明越傲寓吳門者一年山川登覽奇勝在胷筆力奔赴詩愈工而境愈窮歸不四三年遂齋志以歿歿又無子吁可慨已小石素彊健過余性好善樂施子於三族尤有恩白其先世已然此於法當得大年美報而竟如此尤不可解也然使小石酣象於紈綺之中富厚佚樂終其身亦不過數十寒暑奄然與草木同腐耳孰若使之更涉憂患困無所之乃益勤心於文字以求自見於後古貴人疇士往往出此今雖起小石而問之亦必不

願以此易彼也是可無恨於吾小石也已今其女夫葉
蓉樓將刻其遺詩屬余編定之刻既成請序於余并以
小石葬期告余將謀爲銘幽之文以授其家人而事迹
不可得詳乃爲撮其平生大畧及我兩人游好之舊序
諸簡端用誌余哀且使後世之有以知我小石也同治
庚午十二月葉璋跋曾小石先生余弟琮之婦翁也
先生卒後遺書散亡殆盡余弟從故篋中得先生詩草
數帙持歸時曾君秋嶠方謀刻其族人之詩曼琴兩君
詩余謂先生之詩過此不刻久且失墜是吾弟之責也
乃請於孫渠田學士選定之編爲六卷余又續得數十
首增入爲補遺一卷又以鍼鸞詩社唱和之詩附焉合
之凡八卷昔謝師厚爲女擇對見黃山谷詩異之曰得
婿如是足矣山谷因求之遂從受句法卒爲詩名家吾
弟既刻先生之詩尤望其能爲山谷也則先生有知其
心不更慰耶

庚午季冬

二十四梅花菴詩存

錄本

國朝張慶生撰慶生號肖石永場高原人例貢生善書工

詩詞屢薦不售

敬業詩集 珍溪襟橐

國朝朱邦澧撰邦澧號蘭汀柘溪人附貢生好善勤學受業於周滿農投贈詩章有悵望扶輪思大雅締交傾蓋喜吾徒之句年八十卒

味諫軒吟草一冊

手橐本

國朝陸潮溥撰潮溥字博泉廩貢生候選訓導

素心人存橐

手橐本

國朝陳體芳撰

閨秀詩附

熊丸集一卷

自刊本

國朝女士陳瑞輝撰瑞輝號蕉窗張曾妻泰青母

萼綠華窗遺吟

一冊曾氏刊本

國朝女士馬如佩撰如佩號玉珊曾賢妻聰慧有婦德年

二十七卒谷廷桂爲之序

留香閣詩集一冊

手藁本

國朝女士張鳳慧撰鳳慧號香筠拔貢生應照妹適秦順

生員潘福綸

福綸號小易有詩名僑寓郡城案是書人存者不錄張氏才媛也年逾周甲破格錄

之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九終